

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 著

飞白 小跃 译

多情的散步

——法国象征派诗选

多情的散步

——法国象征派诗选

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 著
飞白 小跃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多情的散步

——法国象征派诗选

[法] 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 著

飞白 小跃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380

ISBN7—5059—0465—5/I·291 定价：5.20元

《诗海小丛书》总序

诗海，广阔而深邃，清澈而不见底，既有汹涌澎湃的浪涛，也有温柔优美的涟漪。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就诞生在它的浪花之中。

诗海，联接着各个大陆。源自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想象的清泉，多少世纪以来不断涓涓地汇入世界诗歌的大海。尽管发源地的语言不同，文化土壤和原型各异，以致于有“诗不可译”之说，但正如歌德指出的：“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诗海毕竟不是隔绝人们的天堑，而是沟通心灵的航路，通过诗达到理解，比通过其他途径，也许要更为深切。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我国在译介外国名诗方面已有巨大成就。但由于诗海辽阔，译介探测工作的覆盖面，毕竟还远远不如我们尚未涉足的空白面。因此近年来，外国诗译者、研究者和读者，都已把

关注的目光射向更辽阔的、不熟悉的海域。

《诗海小丛书》，就是这样一队出海探测的小舟，它希望在这方面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诗海小丛书》的任务是：

——选择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外国著名诗人、诗派的代表作，在其中又侧重现代名作，或在现代受到重新评价并对现代诗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作；

——特别着眼于选择我国过去未译介过的或介绍得很不充分的名家名作，以求填补许多重要的空白"海域"；

——面向世界，不分地区，争取对优秀的外国诗作比较全方位的介绍；

——每册撰写评介性的前言，描绘出诗人的面貌，诗派的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之约，起草此序，

祝诗海小舟扬帆远航，

愿广阔的诗海，对我们不再显得陌生。

飞　白

杭州大学·1987

序

也许再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对象征主义作一番解释和陈述已显得多余，我们最好还是听听诗人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瓦莱里曾经给象征主义下过这么一个定义："人们称之为象征主义的那个东西，可以很简单地归结为若干诗人团体（它们彼此敌对）的一种共同意愿：把音乐从诗那里夺去的东西夺回来。"比利时诗人罗登巴赫说得更明白："象征主义诗歌，就是梦幻，就是色晕，是与云一起飘行的艺术。"巴拉施则说："象征是人的嘴不能对耳说、只有心灵才能对心灵说的事实。象征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表达一种思想。"最有意思的还是魏尔伦，这位象征主义诗歌的主将之一，在谈起象征主义时，竟露出惊讶的神色："象征主义？我不知道，也许是个德语单词吧！"

是装傻，还是未从梦中醒来？

其实，这不能怪他。象征主义这个名称直至一八八六年才由诗人让·莫雷阿提出。一八八六年九月，莫雷阿在《费加罗报》的文学增刊上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一文，首次正式打出了象征主义的旗号。同年，各类自我标榜为象征主义的刊物和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至此，象征主义流派（Ecole）形成。

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潮流（Courant），象征主义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出现了。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是它成就最大的时期，活跃着三大著名诗人：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进入九十年代后，象征主义的势头逐渐减弱。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又死灰复燃，出现了以瓦莱里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并波及整个欧洲，渗透到东方，形成一股国际性的文学思潮。象征主义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扩散范围之广在现代派文学中都是罕见的。

象征主义一开始就带有个人的、悲观的色彩，这毫不足怪，别忘了它最早的成员是一些被人称为“颓废派”的文学青年。这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动荡急变的社会面前普遍感到恐慌和迷茫。他们受到了冲击，看到了社会的弊端，可又不知如何去净化和改造这肮脏的世界，于是便采取一种消极颓废的

态度，躲避这个痛苦、丑恶的世界，在自己内心寻找慰藉。他们认为人的内心另有一个“美的”、“真实的”世界，诗人的任务就是努力挖掘自己的精神世界，通过直觉去把握内心不可捉摸的隐秘，得到美的享受。

象征主义与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互相呼应，它努力寻找和提高诗人的主体价值，要发现自我，表现自我。在它看来，诗人在自然面前的地位已发生变化，他不再消极地反映和模仿自然，而是要去征服和改造自然；他不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是反过来要让外界事物染上诗人主观的感情色彩。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诗人们纷纷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内心的天空。他们侧重写个人幻景和内心感受，力图揭示精神世界种种难以言传的奥秘。

象征主义提倡主观，是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尤其是巴那斯派的一种反动，那它与浪漫主义是否一样呢？二者都重视主观想象的作用，认为诗是内心活动的产物，要去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但浪漫主义用夸张直抒的手法宣泄内在的情感，让它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泻而出，而象征主义则主要用暗示的手法，通过联想和启发，一点点地去揭示人的心境，让读者自己去猜测和领会。象征主义诗人继

承和发展了史威登堡和波德莱尔的“对应说”，认为世界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对应（或契合）关系，各类物体可以彼此沟通，因此，诗人可以用迷离恍惚的语言唤起神秘的联想，形成意象或象征，去暗示事物背后潜在的那个“绝对”，“永恒”的世界。但也仅仅限于暗示，而不是道破，因为暗示是通往神秘和无限的桥梁，而道破却截断了这条通路，所以道破毫无价值，暗示才是创造。况且精神世界的奥秘是描写和抒情所力不能及的，只有通过暗示才把握得住。诗人必须通过象征，把内心世界的“真实”与“美”渐渐引出来。马拉美在答记者问时说道：“指明对象无异是把诗的乐趣减去四分之三。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的，这就是暗示，即梦幻。”

暗示手法的大量使用，直接导致了诗歌的晦涩难懂，给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这种朦胧晦涩不仅是他们使用象征所造成的结果，更是他们追求的目的。魏尔伦认为“清晰与模糊相混/灰濛濛的歌最为珍贵”，提出要把诗写得朦胧些，要象“面纱后美丽的眼睛”，“中午颤抖的骄阳”，“温暖之秋的天上一团明亮的蓝色星星”（《诗的艺术》）。马拉美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切神圣的东西和想成为神圣的东西都裹着神秘的外衣，宗教

用神秘来掩护自己，只有不凡的人才能揭开它的面纱；同样，艺术也有它的奥秘。”他认为美的东西是神圣的，而神圣的东西都是神秘的，神秘莫测是诗的本质，诗若一览无余，明白如话，那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马拉美把诗看作是一种不可企及的东西，说他的诗是写给真正懂诗的内行人看的，拒绝外行人进入诗的神殿。为了写出外行人看不懂的“真正的诗”，他故意割断意象间的联系，大量地使用省略句，选择偏词，创造新词，甚至规定：“必须始终坚持把写出的东西首尾切断，以便让人摸不着头脑。”

本书选择的是法国象征派三主将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的诗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观点勾出了整个象征主义运动的轮廓。但他们之间由于生活经历、个性发展和侧重点的不同，在追求一致的目标时，创作上也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来。魏尔伦的诗总带有一丝伤感，即使是他比较欢快的诗，轻松的后面也往往流露出淡淡的哀愁。就题材和气质上来看，他离浪漫派并没有多远，他也写风花雪月，写爱情，写夜莺。但属于魏尔伦本人的，是他表现这些题材时所采取的手法。他的诗描写少，暗示多，诗中的内容不是直陈出来的，而是用一种气氛烘托出来的，是一种“被表达的感觉”。读他的

诗，你也许说不清诗的具体内容，但诗中散发出来的那股忧郁的愁雾，将伴着一种神奇的音乐，淹没你的灵魂，娱乐你的感官，使你忘情地陶醉在诗的意境中。这就是魏尔伦的魅力所在。

魏尔伦前期的作品明显地留下了巴那斯派的痕迹，有轻灵感、重雕凿的倾向，诗句优雅华丽，字里行间流露出童心未泯的单纯和天真。但谁又能说诗人本人也那么纯真无暇呢？这时的魏尔伦已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真纯，步入了不安而空虚的成年。他与一群浪荡哥儿混迹酒馆，形象颇为不佳，有人曾骂他是只“在阴沟里行走、毛上淌着污物的长毛狗”。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能写出与本人心境完全不同的诗篇，并且不带虚假和做作的成份，这不由使人感到惊异。瓦莱里试图解开这个谜，他把这种不和谐归结于诗人高度的技巧，认为“这天真是有组织的原始的东西，它来自十分能干、很有意识的艺术家手中”，说再没有比魏尔伦更精巧的艺术家了，魏尔伦懂得一种能够表达自己最深厚情感的艺术。

这种真纯的诗很快就被一种“音乐的诗”所代替。魏尔伦开始在诗中追求一种流动变幻的效果，主张一切艺术向音乐靠拢，用隐约的乐音来表现自己神秘的感情，他在《诗的艺术》中大声疾呼：

“还是要音乐，永远要乐音”。为了加强诗的音乐性，他对诗法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在音步上，他采用奇数音节，写五、七音节的诗，说这种诗更为轻盈、灵巧，能给梦留下一个很大的位置；在音响上，他大量使用同音词和象声词，选择富有暗示性和流动感的音韵，从音乐的角度来安排设计韵脚；在句法上，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处理传统的亚历山大诗律，诗中的断句和行中的停顿不再根据修辞或逻辑的需要，而是以内在的思想起伏为依据，他随意设置三五行一节的诗，多层次地套用从句，造成一种缠绵不已、回荡不休的音乐效果。

《无词的浪漫曲》是魏尔伦进行新诗实践的首次成果，他成功而巧妙地把诗和音乐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诗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被遗忘的小咏叹调》之三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四节十六行，每节首句和末句的最后一个字相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暗示着诗人在痛苦中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的那种深深的绝望。同时，每一小节诗用同一个韵，用低沉、单调、重复的韵脚衬托诗人极度悲哀的心情。诗中还大量使用了同音和近音的词，以此来渲染自己的情绪，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但在这优美动人的音乐中，一股无名的愁绪紧

紧地缠绕着他。魏尔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那么多不知缘故的痛苦，莫非真的是因为自己出生的星辰是土星，命中注定要有许多灾难和不幸？妻子的离异，朋友的不和，更加深了他的痛苦，他一气之下，用枪击伤兰波，自己锒铛入狱。在狱中他开始反省了，他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想改邪归正，皈依宗教，在宗教中寻求安慰。瞧！“屋顶的天啊，又静又蓝！屋顶的树啊，摇着树冠。天那边的钟啊，轻轻敲响。树那边的鸟啊，含怨而唱……”魏尔伦跪倒在上帝面前，枯萎的心让位于被痛苦和宽容洗涤过的心，把灵魂交付给了神的召唤。但旧日的恶习仍常常引诱着他，就象是“骗人的艳阳整天闪烁”。《智慧集》集中地反映了他内心的这种诱惑与反诱惑的斗争。

魏尔伦的一生是一个浪子在悲观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一生，他是当时一大批“世纪儿”的缩影。然而，魏尔伦在诗歌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但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诗篇，而且还向社会推出了许多有才华的诗人。一八八四年，他发表《被诅咒的诗人们》，向公众介绍了一批尚未出名的诗人，其中就有兰波。

兰波是个充满活力、不甘孤寂而又永不满足的人，他的灵魂永远处于不安的躁动中。他蔑视一

切，反对一切，在他眼里永远没有上帝。但这颗反抗的灵魂自有它难言的痛苦。他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但人家却把这种精神上的焦渴当作是物质上的需求。《渴的喜剧》中的祖父母就是这样，他们似乎很关心“我”，要“我”喝葡萄酒和牛奶解渴，可“我”断然回答：“死在汹涌的河里。”这句话表示了一种决心，也表现出一种向往。诗人要投身于大自然汹涌的河中去喝个够，喝个畅快，他请求“流浪挪威的犹太人/给我讲讲白雪的美景；/亲爱的老流浪汉/给我讲讲大海的无垠。”家乡太小了，容纳不了他，巴黎也同样不能使他满足。于是他出走了，带着一颗反叛的心，浪迹天涯，去寻找他所渴望的理想。

诗是兰波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留下了他追求与反抗的痕迹。这位被人称为“神童”的诗人在中学时代就写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诗作。这一阶段，兰波年少气盛，关注社会，诗的时代气息与战斗气息比较浓，但在艺术上还有模仿前人的倾向，手法也较陈旧，以至后来诗人感到很不满意，要他的朋友把这些诗付之一炬。他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诗，他把波德莱尔的“对应”理论具体地运用到诗歌实践中去，力图创造一种有声、有色、有味、能

同时娱乐五官的作品。《元音》是他最典型的实践。在这首诗中，他给每个元音字母都规定了颜色，通过具体的描绘把形状、颜色、气味、音响和运动等因素交织起来，用形象阐明了他对“对应说”的理解。《牧神的头》也是他精心制作的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用色彩组成了一幅斑斓眩目的图画，并配有声响。第一节，接二连三地跳出许多意象：“树丛”、“金斑点点的绿宝盒”、“鲜花”、“吻”、“美丽的刺绣”。这些间隔很大的意象极富暗示性。树丛之所以成了金斑点点的绿宝盒，是因为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在了绿树中。树林中静悄悄的，没有一丝风，花儿也不再摇曳，不再互相触碰“亲吻”，所以有“吻已睡着”之说。就在这宁静中，身披金斑的绿树忽然一下子被什么东西拨开了，发出象刺绣被撕破时的那种声音，具体可感。原来是一个惊恐的牧神，他用白牙把红花啮咬，棕红的嘴唇犹如陈酒，在树枝下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时，颜色全出来了，绿树、金斑、白牙、红花、棕唇，那是一片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啊！而声音，从无到有，从轻到响，到第三节又逐渐轻下去，但余音未了，仍在“叶片上抖颤”，吓得树上的灰雀仓皇飞跑，而灰雀又晃动了树枝和花儿，以至原来已睡着在沉思的“吻”也魂飞魄散。短短的

十二行诗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运用了多少技巧，而读者又能从中得到多少享受啊！

如果说兰波的“通感”（或“对应”）实践是建立在波德莱尔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那“通灵”则确确实实是兰波的发明。“通灵”（Voyant）也有人译作“慧眼”，意思是说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超人的本领，他必须看到或听到凡人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兰波以为，诗应该是一种发现，发现“未知”的东西，而这个任务只有诗人才担当得起，因为诗人具有“通灵”的本领。这样一来，以往的诗人都要以“通灵”为准绳，重新经过检验，凡是符合通灵标准的才能称得上诗人。为此，兰波取消了一大批诗人的资格，从《罗兰之歌》的作者到拉辛，从拉封丹到缪塞，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古典诗人是够格的，除了古希腊罗马的先驱们。

所以，要当诗人就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通灵者”，而要成为通灵者，就得“长期、巨大、有步骤地使自己全部感官错位”。所谓感官错位，说明白了无非是取消感官的束缚，因为感官所见的世界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实”在表象之外，要达到这个存在，发现真正的生活，就必须打破感官障碍，在幻象和梦呓所造成的错觉中，去把握事物的“真面目”。

这位大胆的诗人牢牢地记住了波德莱尔的两句诗：“沉入洞穴深处，地狱或天堂，有何妨？/在未知的深处，寻找新的东西！”他认定新的诗歌不再需要撕破可见的世界去歌唱，去咒骂，而要凭借幻影和错觉，记下不可表达的东西，捕捉飞逝而过的狂想。《醉舟》具体地实施了他的这套理论，他在诗中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他梦想的真实世界。诗人幻化为一个漂泊者，摆脱了船夫、舵和锚（即逻辑思维和感官束缚），乘一叶如醉似梦的小舟，在“未知”的海洋中无拘无束地畅游。他看到了神奇的大海泡满星星，一会青蓝青蓝的，一会被太阳染成了橙红色；他感到苦涩的海水比酒还要有劲，比琴声还要辽阔；他还见到了电光闪闪的天空，遇到了沼泽、冰川、剑鱼和群岛……多么瑰丽的奇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能几回见？”这个从未见过海的诗人，沉醉在自己设计的大海中，他在那找到了安慰和平和。

然而这种安慰和解脱是极为有限的，于是，这颗不安的灵魂又企图开辟新的道路。这回，他开始打语言的主意了。当年魏尔伦在语言上所进行的革新，曾大大地震惊和吸引了兰波，他不禁为魏尔伦大胆的尝试拍案叫绝，但又觉得这位革新者做得远远不够，魏尔伦的革新好象只为了一个目的：音

乐。而真正的文学应该比这有更宽广的天地。他要去寻求一种崭新的语言。他认为陈旧的语言非改不可，人人的经历和感受都不同，而语言却大家通用，这怎么行呢？于是他开始对语言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冶炼："我发明了元音的颜色！——A是黑的，E是白的，I是红的，O是蓝的，U是绿的。——我确定每个辅音的形态和动作，我渴望利用天然的节奏，迟早可以创造出一种足以适应各种官能的诗歌语言，而其中的奥秘，只有我心中有数。"（《文字的炼金术》）他强制自己去习惯单纯的幻觉，然后用象征的语言去解释这些奇异荒诞的意象。他要创造一种"诗的动词，能表达所有的思想"，创造一种语言，"能表达一切香味、声音和色彩"。他开始抛弃亚历山大诗律和严格的十四行体，摆脱诗句的束缚，拒绝概念明确的语言，大胆地写自由诗，创作了一大批诗句单纯、节奏质朴、轻盈飘逸的新诗。继而，他从自由诗过渡到散文诗，先后完成了他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地狱一季》和《灵光篇》。这两部散文诗不仅是他新诗的试验，而且也是他探索人生、探索世界的产物。他在《地狱一季》中与诗歌作别，然后开始了一种新的冒险生涯。

该谈谈马拉美了。但这位最典型的象征派诗人

是那么难以接近，他似乎与外界总保持着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其实，他追求的正是这种距离。他认为距离就是美，美意味着朦胧，而朦胧则离不开梦幻，梦幻能达到不属于人世的美，它象太空，是未被玷污的地方，是避难之处。

《牧神的午后》其主要成就恐怕就在于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如梦的境界。这首诗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团迷茫的浓雾，一切都处于似真非真、说假不假的状态中，仙女们逃走后，牧神感到迷迷糊糊，不知刚才的一幕是真情，还是幻梦，于是他掏出牧笛，吹了起来，希望仙女们能再度出现……

马拉美的生活是平平淡淡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使他原先就敏感多愁的灵魂变得忧郁和冷漠。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只好闭门做诗，在诗中寻找安慰。诗是他唯一的爱好、唯一的理想和寄托。他苦苦地追求诗艺，力图创造出一种完美、神圣的诗来，而这种完美的诗最后又归结为语言的完美。他把语言当作是写诗的工具，也当作是诗的实质，认为诗实际上就是语言，因此诗人应该在字句上下功夫，清洗和净化词汇的本义，使之更朦胧，更富暗示性。他的这种实践在《骰子一掷取消不了偶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他的这种追求是不切实际的，他理想中的那种神圣永恒是可望而不可即。他常常为自己写不出那种诗而感到痛苦，他觉得诗人写不出诗就象土地不长粮食一样，是一种罪过。这种负疚感时时萦回在他的脑际，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他象个垂死的病人，趴在窗边，眼巴巴地望着蓝色的太空。那是理想所在，是他所追求的纯诗的象征。可才能的局限就象是窗玻璃，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象一只锁在冰冻的湖底、未曾展翅高飞的天鹅，痛苦地徘徊自责。他觉得太空在嘲笑他，在讽刺他。他闭上眼睛逃跑，可往哪逃？他祈求雾气升腾，筑起华盖，把蔑视他的太空遮住。可是，有何用！太空得胜了，“它穿过雾气，仍象从前那样/如一把利剑，刺穿你本能的苦痛”。诗人被死死地纠缠着，不知“在这无用的罪恶的反抗中逃往何方”，他在绝望中连声哀呼：“太空！太空！……”

长诗《爱洛狄阿德》表现的也是同一主题。在这部未竟的诗中，马拉美描写了一位美丽而冰冷的公主，她清心寡欲，生活在孤寂中，拒绝与外界接近，拒绝接受人间的一切。她不许奶妈碰她，吻她，也不要奶妈给的香精，她只喜欢幽深的镜子、冰冷的月光和坚硬的金属。她希望自己能一辈子当个处女，以便在夜晚贞洁地退到床上，让明净的月

光淋着她纯洁的身躯。对马拉美来说，爱洛狄阿德象征着萦绕在诗人脑海、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那种非人间的美。可这种美实在是太渺茫了，以至诗人自己都感到怀疑，他借爱洛狄阿德的口说："我等待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我听不懂你们的叫喊和这神秘……"

于是，这种冰冷纯洁而又遥远的美又与冲动的感情和肉欲的享受互相交织。《牧神的午后》中的牧神是个热烈的情种，他看见湖中有群仙女在沐浴，便飞快地赶上前去，抱住了两位未及逃走的仙女。他想吻她们，可由于激动和兴奋，手臂一松，仙女们跑掉了。

《爱洛狄阿德》和《牧神的午后》代表了诗人的两种倾向，也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前者是冰冷的，充满悲观的情调，后者则是热烈的，有种求生的、向上的追求。牧神虽然迷茫，但他怀着希望等待着自己向往的东西，而这种希望和信心不也正是诗人借以平衡内心的精神支柱吗？

这本诗选是我和飞白老师合作译成的，三位诗人的一些主要作品由飞白老师译出，其余的由我作补充。我的译稿由飞白老师作了局部的修改。对我来说，初次译诗就挑选象征派的诗，不能不说是一

种冒险的举动。大家知道，象征派的诗尤其是马拉美和兰波的诗是十分晦涩难懂的，而魏尔伦的诗虽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要传达出他那种回旋不休、飘荡不散的乐感和种种隐秘复杂的感情更不是件轻松事。因此，我一方面尽力而为，另一方面也静等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将来在分别译三位诗人的集子时能做得更好些。法国象征派诗人很多，也很杂，由于本书规格的限制，不能将他们一一选入，但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三位诗人的诗已足以反映整个象征派的创作倾向和特色。这本诗选基本上收进了三位诗人的主要作品，兰波的两部散文诗《地狱一季》和《灵光篇》由于篇幅关系，只能割爱。马拉美的《骰子一掷取消不了偶然》屡次试译均不成功，只好作罢。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法国友人的帮助，这里尤其应该提及的是兰波家乡查尔城的一对法国姐妹。早在我动手译这本诗选时，她们就给我寄来了许多有关兰波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希望我能把兰波——她们家乡的骄傲介绍给中国读者。后来她们又时时来信鼓励和指点。一部书的出版总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译著尤其是这样。完成了这本不厚的小书后，我更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把那对法国姐妹送我的一句诗转赠

给广大读者："La poésie de la terre ne meurt jamais! ”（大地上的诗歌永远不会消亡！）

小　跃

一九八七年五月

飞白附注：本书大部分内容是由小跃译的，我译的很少。本来也很想多译一些，因事务缠身未能如愿，只得仅仅收入了我原先译的十首诗（在目录中以 * 号标明），这是我为讲授法国象征派三诗人的课程，译出作教材用的。诗仅十首，但如缺了这几首代表作又不成，于是只得这样勉强挂一个译者之名了。

目　录

序……………………………………………………1

魏尔伦

永不再……………………………………………3
三年后……………………………………………5
心　愿……………………………………………7
厌　烦……………………………………………9
我熟悉的梦……………………………………11
给一个女人……………………………………13
苦　恼……………………………………………15
恶　梦……………………………………………17
夕　阳……………………………………………19
神秘之夜的黄昏………………………………20

● 号者为飞白所译。

多情的散步……………………………………21
秋　歌……………………………………………22
牧人的时刻……………………………………24
夜　莺……………………………………………25
贵　妇……………………………………………27
最初的……………………………………………29
小夜曲……………………………………………31
大丽菊……………………………………………33
永不再……………………………………………35
林　中……………………………………………37
吻…………………………………………………39
收尾诗……………………………………………41
月　光……………………………………………47
散　步……………………………………………48
穴　中……………………………………………50
天真的人们……………………………………52
贝　壳……………………………………………53
西黛尔岛………………………………………54
船　上……………………………………………56
曼陀铃……………………………………………58
给克吕墨涅……………………………………60
信…………………………………………………62
一对慵懒的情人………………………………64

高龙比娜……………………………………66
倒在地上的爱……………………………………69
悄悄地……………………………………71
感伤的对话……………………………………73
我真有点怕，真的……………………………………75
被遗忘的小咏叹调……………………………………77
比利时风景……………………………………85
诗的艺术水彩画……………………………………100
蒙面骑士……………………………………103
我的上帝对我说……………………………………105
上帝啊，我怎么了……………………………………108
骗人的艳阳……………………………………110
听听这颇为温柔的歌儿……………………………………112
不知为什么……………………………………114
屋顶的天啊……………………………………116
忧　郁……………………………………118
希望闪烁……………………………………120
给兰波……………………………………122
白色的月……………………………………124
加斯巴·欧塞唱道……………………………………126
万花筒……………………………………128
大而黑的睡眠……………………………………130

兰　波

太阳与肉体……………………………………133
奥菲丽娅……………………………………143
答尔丢夫受惩………………………………146
出自水中的维纳斯…………………………148
初　夜……………………………………150
尼娜的巧答…………………………………152
惊慌者……………………………………159
浪漫史……………………………………162
恶…………………………………………165
凯撒们的狂怒………………………………167
梦想冬天……………………………………169
山谷睡者……………………………………171
在绿色小酒店里……………………………173
聪明的女子…………………………………175
碗　橱……………………………………177
流　浪……………………………………179
乌　鸦……………………………………181
牧神的头……………………………………183
晚　祷……………………………………184
七岁的诗人…………………………………186
让娜·玛丽的手……………………………190

* 感　觉…………………………………… 194
* 元　音…………………………………… 195
* 醉　舟…………………………………… 197
泪……………………………………… 203
加西河………………………………… 205
渴的喜剧……………………………… 207
晨之佳想……………………………… 212
忍耐之乐……………………………… 214
新婚夫妇……………………………… 222
鸡冠花的花坛………………………… 224
她是舞女……………………………… 227
饥饿之乐……………………………… 228
你听到………………………………… 230
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 232
耻　辱…………………………………… 234
回　忆…………………………………… 236
哦，季节……………………………… 240

马拉美

显　现…………………………………… 245
窗……………………………………… 247
太　空…………………………………… 250
诗的馈赠……………………………… 253

敲钟人………………………………………… 255
回　春………………………………………… 257
圣　女………………………………………… 259
窗帘上的白色花边………………………… 261
受罚的小丑………………………………… 263
夏　愁………………………………………… 265
天　鹅………………………………………… 267
爱伦·坡的坟墓…………………………… 269
花……………………………………………… 271
叹　息………………………………………… 273
爱洛狄阿德（选译）……………………… 274
• 海　风………………………………………… 285
• 牧神的午后………………………………… 287

魏尔伦

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生于梅斯城的一个军官家庭，父亲退伍后，全家移居巴黎。中学时代的魏尔伦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但一入法学院，他便染上了酗酒的恶习。1864年，他在巴黎市政厅当了一名抄写员，并开始涉足文坛。

1866年，在表姐艾丽莎（魏尔伦与她一直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关系）的资助下，魏尔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土星人的诗》。他自称为“土星人”，说自己的一生注定多灾多难。果然，一年后艾丽莎病逝。神经受到巨大刺激的魏尔伦，变得粗暴残忍，酗酒、抽大麻，还多次虐待母亲。幸亏这时候出现了马蒂尔德，这位十六岁的少女给他带来了温情和安慰，刚刚完成《游乐图》（1869）的魏尔伦马上在《好歌集》(1870)里吟唱起自己甜蜜的爱情来。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魏尔伦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巴黎公社期间，他又成了公社的新闻处主任。“五月流血周”后，魏尔伦拒绝回市政厅工作，此时，他与马蒂尔德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兰波的到来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魏尔伦抛弃妻子和刚出世的儿子，与兰波周游列国，并在旅途中完成了《无词的浪漫曲》（1873）。但一路上两人吵吵和和，终于酿成悲剧。魏尔伦因枪伤兰波而被判处两年徒刑。

在狱中，魏尔伦开始反醒了，他想与妻子重归于好，但马蒂尔德拒绝了他。两年后，诗人重新获得自由，他在外省几所中学任教，过了几年正经生活。但过去的恶习时时引诱着他，《智慧集》（1880）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内心激烈的斗争。1882年，他回到巴黎后，又在文坛上驰骋了一番，出版了《今与昔》（1885）、《爱情集》（1888）、《平行集》（1889）等著作。诗人晚年名声逐渐增大，被选为“诗歌王子”，可惜这时魏尔伦已病入膏肓，不久便去世在医院里。

永　不　再①

回忆啊回忆，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
秋天使斑鸫穿越沉郁的空气低飞高翔，
一束单调的阳光慵懒无力，射向
枯黄的森林，风在林中呼呼作响。

她和我，我们俩双双在散心，
梦思悠悠，头发和思绪随风飘行。
忽然，她向我转过动人的眼睛：
“哪天是你最美的日子？”声如金铃，

她天使般的声音甜美清亮，
一个审慎的笑回答了她的提问，

① 原文标题为英文Nevermore，意为此时此际，一去已永不再来。这是一首比较奇特的十四行诗，第一节全部用A韵，第二节全部用B韵。

我吻着她白皙的手，虔诚异常。

——啊！初开的花朵，多么芬芳！
最初的允诺吐自亲爱的嘴唇
伴着迷人的嗫嚅在耳边轻响！

三　年　后

我推开摇摇欲坠的窄门，
在这小小的花园里徘徊
温柔的晨光遍地泼洒，
花儿朵朵潮湿的星点在忽闪。

什么都没变。一切我又重见：
简陋的葡萄架，几张籐椅……
喷泉还在呢喃，银光熠熠
古老的山杨发出无尽的怨言。

玫瑰依旧颤栗；象以前一样，
骄傲的大百合在风中摇晃，
每只来往的云雀都认出了我。

我甚至还找到了维蕾达，[1]

石膏斑驳，路头零落，

——木犀草的余香中，站着苗条的她。

① 维蕾达（Vellèda）：德卢伊教女祭司和女先知。因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而被杀害。巴黎卢森堡公园有她的雕像。

心　愿

啊！牧歌！最初的情人！
金发蓝眼，花儿般的肉体，
年轻、可爱的身体芳香四溢，
怯生生的抚爱呀，情不自禁！

远去了，所有的这些真纯
这些欢乐！唉！一切都已逃离
我烦恼、厌恶、忧伤的黑色冬季，
扑向那悔恨之春！

以至我如今又孤又单，
忧郁，失望，比祖先还冷，
犹如可怜的孤儿，没有姐姐疼惜。

啊，女人，带着温柔、暖人的爱，

多情、深沉、褐色、从不惊奇，
她有时吻你的额，象个孩子！

厌　烦

"我在情场上以笔取胜"①

——龚果拉②

温柔一点，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亲爱的，让你狂热的激情略为平息。
要知道，有时，甚至在狂喜之际，
情人也应平静地把姐妹抛在一边。

忧郁些，让你的抚爱沉睡不醒，
你的叹息与你顾盼的目光原是一般，
啊，嫉妒的拥抱和缠人的痉挛
还不如一个长吻，即使这吻并非真心！

① 这行诗原文为西班牙语。

② 龚果拉（1561—1627），西班牙文艺复兴衰退时期的诗人，以夸饰、怪诞的巴罗克风格和情调忧郁著称。

可在你可爱的金子般的心中，孩子，
你对我说，野兽的热情不断把号角吹起！……
这无赖东西，就任它自由自在地吹！

靠着我的额头，握着我的手，
对我盟誓，哪怕你明天就不信守，
让我们哭吧，直到天亮，哦，狂热的小宝
贝。

我熟悉的梦

我常做这个奇异的梦，令人心颤，
梦见一个陌生女人，我爱她，她爱我，
每次，她既非完全是同一人，
也不完全是另一个，她爱我，理解我。

因为她理解我，我透明的心
只有她懂，啊！我心中的谜
唯她能解，我苍白冒汗的额际，
只有她哭着使它凉爽清新。

她是棕发、金发或红发？——我不得而知。
她的名字？我记得它响亮而动听
就象被生活放逐的情人的名字。

她的目光与雕像的目光无异，

至于她的声音，遥远，庄重，宁静，
就象已归沉寂的亲爱的声音。

给一个女人

这些诗献给你，它来自你妩媚慰人的大眼，
那儿，有个甜蜜的梦在欢笑，在悲泣，
它来自你纯洁善良的心灵，献给你，
出自我剧痛深处的这些诗篇。

唉！可恨的恶梦无休无止，
狂怒而疯癫地纠缠着我，
象狼群一样越聚越多，
它血染我的命运，而后随着自缢。

哦！我痛苦，我痛苦万分，竟使得
第一个逐出伊甸园的男人①，他初次的呻吟
与我的相比只不过是首动听的牧歌！

① 指亚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违背神命，偷吃禁果，被耶和华赶出伊甸园。

你能有的忧愁，——亲爱的，——就象是
金秋里一个晴朗温暖的午后，
在蓝天上飞翔的一群燕子。

苦　恼

西西里牧歌鲜红的回音，
肥沃的田野，悲壮的夕阳，
还有色彩绚丽的霞光，
大自然啊，你没什么能激动我的心。

我嘲笑艺术，也嘲笑人，
嘲笑希腊庙宇，嘲笑歌与诗，
嘲笑教堂的旋形塔楼，它在浩空耸立，
我用同样的目光看着好人与恶棍。

我不相信上帝，我放弃和否认
所有的思想，至于古老的讽刺，
爱情，但愿别再跟我谈起。

我的灵魂活腻了，却又怕死，就象是

潮水的玩具，葬身大海的小船，
它扬帆出海，去迎接可怕的海难。

恶　　梦

我看见一位骑士
——如海滩上的飓风，——
一手执剑、另一手
拿着沙漏，在我梦中
　　　奔驰而过

他穿过原野城镇，
从河流到高山，
从森林到峡谷，
一匹火红的公马
　　　乌黑油亮

没有缰绳、没有嚼子，
也无人扬鞭大喝一声，
它嘶哑地喘着粗气

驮着这德国诗中的骑士，
　　狂奔！狂奔！

他一亮一灭的双眸
被羽毛长长的大毡帽
遮住。如同轻雾里
枪炮开火，一明一暗
　　蓝色的光。

犹如被急骤的风暴
吓坏了的海雕的翅膀，
在雪花纷扬的空中，
他飞舞的大衣
　　迎风作响，

他神情自豪，显露出
又黑又白的身躯，
漆黑的夜里
三十二颗牙齿尖叫着
　　闪闪发亮。

夕　　阳

无力的黎明
把夕阳的忧郁
倾洒在
田野上面。
这忧郁
用温柔的歌
抚慰我心，心
在夕阳中遗忘。
奇异的梦境
仿佛就象
沙滩上的夕阳。
红色的幽灵
不停地前行
前行，就好象
那沙滩上面
巨大的夕阳。

神秘之夜的黄昏

回忆伴随着黄昏
在火热的天际发红、抖颤
燃烧着的希望后退着
增大着，就象一堵
神秘的墙，那儿，无数鲜花
——大丽菊，百合，郁金香，毛茛——
立在栅栏四周，散发出
沉重、温热的花香
病态的气息，那恶味
——大丽菊，百合，郁金香，毛茛——
淹没了我的感官、灵魂和理智
在一阵巨大的昏厥中，混杂在，
伴随着黄昏的回忆里。

多 情 的 散 步

夕阳倾洒着最后的霞光，
晚风轻摇着苍白的睡莲；
巨大的睡莲，在芦苇中间
在宁静的水面凄凄闪亮。
我带着创伤，沿着水塘，
独自在柳林中漫游，
迷茫的夜雾显出一个
巨大的白色幽灵，它
失望、哭泣、声如野鸭，
野鸭拍着翅膀
在我带着创伤
独自漫游的柳林中
浮想连翩；厚厚的浓黑
在这白浪里，淹没了夕阳
最后的霞光，淹没了芦苇间，
宁静的水面上巨大的睡莲。

秋　歌

秋天的
小提琴
　　那长长的呜咽
用单调的
忧郁
　　刺伤我心。

窒息难忍，
脸色苍白，
　　当钟声敲响，
我回想起
旧日的时光
　　不禁悲泣；

我走向

这恶风
　　风吹得我
或东或西
就象是
　　一片枯叶。

牧 人 的 时 刻

云雾茫茫的天边月亮泛红；
弥漫的浓雾中，草地在睡觉，
雾气腾腾，青蛙鸣叫，
绿色的灯芯草滚过一阵颤动；

水中的花儿合上花瓣；
远处，挺直茂密的杨树，
勾出自己飘渺的轮廓；
黄萤在游荡，面对着灌木；

灰林鸮醒来，用沉重的翅膀
无声地划破浓黑的空气，
天顶缀满了朦胧的微光。
维纳斯显现，一身洁白，这是夜。

夜　莺

象是一群喧闹不安的飞鸟，
所有的回忆都向我袭来，
袭向我心中的黄叶，
在悔恨的紫色水面上
心，倒映出弯弯的榿树，
水在一边郁郁地流淌。
回忆向我袭来，湿润的微风
吹去了讨厌的喧响，
森林渐归沉寂，不一会
只听见极轻极轻的声音，
比悼亡声还低，
比鸟叫——哦，这般无力——
还弱，这鸟是我最初的爱情，
它鸣唱着，还象当初那样；
灰白、庄重的月亮升了起来，

洒下一片凄愁的辉光，
忧郁、凝重的夏夜，
一片宁静，一片漆黑，
在和风掠过的天空
抚慰着颤栗的树与啜泣的鸟。

贵　　妇

她步履威严，美得使圣人痛苦，
使年老的法官在披肩下心神不宁，
她讲着——皓齿熠熠闪烁——
意大利语，略带俄国口音。

她冰冷的眼睛如湛蓝的宝石，
闪着钻石般傲慢无情的光芒，
至于她皮肤的光泽，美丽的乳房，
没有一个王后宫妓，即便是

惨死的克莉奥帕特拉①、温柔的尼侬②

① 克奥莉帕特拉（前69—30）：古埃及女王。她的美貌先后迷住了罗马大将凯撒和安东尼。安东尼死后，她把眼镜蛇放在胸口自杀。

② 尼侬：可能指尼侬·德·朗格洛丝(1620—1705)，法国女作家，她的沙龙里常有自由思想分子出入。

也无法与她相比，比不上！
瞧，善良的布里当：①“这是个贵妇！”

应该——二者择其一——或者谦卑地跪下
爱她，除了她沉重的红发，天上别无它星，
或者抽她的脸，把这女人痛打。

① 布里当(1300—1358)：法国经院哲学博士。成语“布里当的驴子”便源于他，意为举棋不定。因为布里当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只饥渴交加的驴子面对等距离的清水和燕麦，将不知先喝好还是先吃好。

最　初　的[①]

欢快的琴声伴着笛子悠扬
舞厅在转，突然，她在眼前一闪
那头金发在耳边甩动
我的欲望，就象一个吻
冲上去，想与她说话，却又不敢。

她在跳舞，踩着马祖卡
舒缓如诗的节奏，
——悦耳的韵脚，耀眼的形象，——
那双勾魂的灰蓝色眼睛
闪现出她孩子般的心灵。

从此，我的思绪——一动不动——

① 原标题为拉丁文(INITIUM)。

爱慕地凝视着她娇美的面容，
我的爱，充满着迷恋
步入她的回忆，如入神殿。

我相信，那是爱情的来临。

小　夜　曲

如亡灵的歌声，从深深的坟茔
　　刺耳地飘出，
情人啊，你可听见我走调的声音
　　飞向你的窗户。

听到我的琴声，请张开
　　心灵和耳朵：
为了你，我唱出这支
　　残酷的柔歌。

我将歌唱你玛瑙般的金眼
　　纯净无影，
歌唱你乳汁的忘河，
　　黑发的冥河。

如亡灵的歌声，从深深的坟茔
　　刺耳地飘出，
情人啊，你可听见我走调的声音
　　飞向你的窗户。

我还将大加赞美，理应如此，
　　你的圣体，
在我不眠的夜里，那馥郁的香气
　　阵阵袭来。

最后，我将歌唱你的亲吻，
　　你的红唇，
歌唱你折磨我的温存，
　　——我的天使！——我的情人！

听到我的琴声，请张开
　　心灵和耳朵：
为了你，我唱出这支
　　残酷的柔歌。

大　丽　菊①

胸脯高耸的宫妓，暗黄的眼睛
慢慢睁开，象牛眼一样，
你的巨胸如崭新的大理石闪着光亮。

富丽丰腴的花儿，你的四周
没有任何芬芳，你美丽的躯体
沉静、灰朦，展现出完美的和谐。

你甚至没有肉体的气息，
就连翻草的姑娘都比你强，
你端坐着，对香气无动于衷的偶像。

就这样，大丽菊，披戴华丽的国王，

① 大丽菊，亦称大丽花。头状花序，极艳丽，有红、黄、白、紫等色，品种甚多。供观赏。

谦卑地抬起淡而无味的头颅，
在芳香袭人的茉莉花中令人恼怒。

永　不　再①

走吧，我可怜的心，走吧，我的老友，
竖起你所有凯旋的弓箭，绘制一新；
在你的假金祭坛上把怪味的乳香点燃；
把花儿播洒在陡峭的悬崖边缘；
走吧，我可怜的心，走吧，我的老友！

对着上帝，唱你的赞歌吧，返童的歌手；
唱吧，嘶哑的管风琴，唱起壮丽的赞美
　歌；
早衰的老人，在皱纹上涂些脂粉；
暗黄的墙，快披上金色的毛毯；
对着上帝，唱你的赞歌吧，返童的歌
　手。

鸣响吧，铃铛；敲响吧，铜钟！

---

① 原标题为英文NEVERMORE。

因为我怪异的梦已成现实，
我紧紧地把它抱在胸前：幸福，
这长翅的游客总避开人们，
——鸣响吧，铃铛；敲响吧，铜钟！

幸福，曾与我并肩行走；
可恶运却从来不曾低头；
虫在水果里，醒在梦幻中，
内疚出自爱：这就是法则。
幸福，曾与我并肩行走。

林　　中

别的人，——迟钝者或是天真汉，——
在林中找到的是温馨的花香
醉人的美景和清爽的风。真幸运！
另一些人——梦幻者——感到了神秘的恐
　慌。

他们真幸运！对于我，烦燥不安
可怕不解的内疚时时惊吓的人，
我就象个懦夫，在林中抖颤，
害怕陷阱，担心见到死人。

巨大的枝桠从不平息，象是海浪，
漆黑的寂静带着更黑的阴影
从那落下，这所有忧郁可怕的背景
使我陷入深深的恐慌。

尤其是夏夜：如血的残阳
把灰濛濛的蓝雾染得通红，
光雾相融；远处传来的钟声
就象那渐渐逼近的抱怨。

沉重的热风刮起，缠人不休的颤栗
越抖越烈，穿过高大的橡树
越来越暗的浓荫
在林中落下，如一股疫气。

黑夜来临。猫头鹰飞远。
正是想念先辈的时候，朴实的先人……
矮树丛下，那方，那方，欢快的清泉
发出凶手密谋般的响声。

吻①

吻！柔情的花园中艳红的蜀葵！
爱情用天使般的声音和迷人的忧郁
在火热的心中唱出甜蜜的歌曲，
吻是这情歌欢乐的伙伴！

清脆优雅的吻，神圣的吻！
难以言传的醉意，举世难寻的快感！
你好！男人扑向你可爱的酒杯，
在牠享不尽的幸福中沉醉。

象是音乐，象是莱茵河的美酒，
你带来宽慰和爱抚，忧愁
见你撅起红唇就赶快逃逝……

① 原标题为意大利文IL BACIO。

愿更伟大的人，歌德或威尔①，送你一
行古诗：

我，巴黎一个低微的行吟诗人，
只能送你这束幼稚的诗行：
和善些吧，作为代价，微笑地落在
我熟知的一个女人淘气的唇上。

① 威尔：威廉的简称，指莎士比亚。

收　尾　诗[1]

一

柔了些的太阳高照在疏朗些的空中。
花园中的玫瑰频频低首，
被慰人的秋风吹得来回晃动。
四周的空气飘着姐妹般的吻。

这一回，大自然离开了它
辉煌、讥讽和安详的御座：
它从金黄的浩空宽容地落下，
走向人类，它那邪恶反叛的臣民。

它撩起被深渊缀上露珠的大衣，
屈尊地拭去我们额上的热汗，

① 这是《土星人的诗》的收尾诗。

它无穷的力量和永恒的灵魂
给我们无力短命的心以安宁和活力。

光秃秃的树枝在凉爽地摇晃，
辽阔的远方回荡着隐约的歌声，
一切，直至鸟与云欢乐的飞翔，
今天都给人带来宽慰和解脱。——想想。

二

就这样，写完了。书已结束。亲爱的思想
你用火的双翼划破我灰色的天空
你扇起的那股风轻拂着我迷醉的额角，
你能够向着无尽的蓝天展翅飞翔！

你，响亮的韵脚，你，叮当作响的诗行，
你们，歌唱的节奏，你们，欢乐的
回忆，你们，梦幻，还有你们，
我焦虑的渴望所展现的形象，

我们该分手了。直到更吉祥的日子
艺术把我们重聚，再见吧，我的大师，
再见，温柔的伙伴，再见，可爱的同谋！
你能够向着无尽的蓝天展翅飞翔。

反正，我们已跑完了全程，
我们中意的年轻良马
在初次的奔跑中发疯地驰骋
它需要一些荫凉，些许闲暇。

——因为，诗啊，我们一直把你紧盯，
你是我们唯一的爱恋，唯一的星星，
只有你才是我们的向导，选中的女伴，
母亲啊，我们蔑视灵感。

三

啊！至高无上壮丽的灵感，
目光深邃闪烁的爱捷丽①，
迅捷的艾拉多②，随和的诗神，
金灿灿的旧画上美丽的天使，

缪斯，她的声音的确威力无比，
因为她一下就让混沌的头脑，
象这些蒲公英，铺满小道，
生长出满园的新诗。

① 爱捷丽：仙女。传说罗马第二个国王努马(Numa)在洞穴中悄悄听从她的建议。

② 艾拉多：哀歌中的缪斯，常抱着竖琴。

鸽子，圣灵，神圣的狂喜，
合适的不安，得意的激情，
加百利①和诗琴，阿波罗②和竖琴，
啊，灵感，十六岁时就展示了你！

我们需要的，我们这些伟大的诗人，
崇敬众神而不信他们，
没有一道光线照亮我们的头颅，
没有一个贝雅特丽齐③给我们指引道路，

我们雕刻文字，与凿石无异，
我们冷冷地写着激动的诗行，
谁也没见过我们踏着月光
喜结良伴，在湖边沉醉，

我们需要的，是灯光下面
被获得的技巧，被征服的睡意
是画中的老浮士德埋在手中的额头，
是顽强，是不懈，是毅力

① 加百利：大天使之一。
② 阿波罗：太阳神。
③ 贝雅特丽齐：但丁所爱的女子，在《神曲》中，但丁由她引导游历了天国。

是神圣、绝对、持久的毅力，
它抓住构思就象高贵的兀鹰
抓住水牛吓得剧颤的腰肋，一挥翅
带着它的猎物，穿越金色的天庭！

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学习，
是忘我的努力，非凡的搏斗，
是夜，工作的艰辛之夜，著作
象一轮太阳，慢慢地从那儿升起！

摆脱我们的灵感和秋波点燃的心，
把它们抛至风中，如抛树叶；
可怜的人啊！艺术不是播撒自己的心灵：
米洛①的维纳斯，是大理石的，还是不是？

因此，我们用思想的凿刀
雕着美的洁石，无疵的大理石，
让纯净的雕像，披着闪烁的长衣
出现在我们热情的手下，

为了有一天，让这灰红的太阳

① 米洛：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传说是维纳斯出生的地方。

普照的明亮的杰作，新的门农①雕像，
忧郁的时间之女，黎明的后裔，
在未来的空中使人记住我们的名字！

① 门农：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埃塞俄比亚王。特洛伊被围时，他率军前去援助。在战斗中，阿喀琉斯把他刺死。希腊的底比斯现仍有两尊高达十五米的门农雕像，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月　　光

你的心灵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村野的假面舞会令人陶醉忘情，
舞蹈者跳啊，唱啊，弹着琵琶，
奇幻的面具下透出一丝凄清。

当欢舞者用“小调”的音符
歌唱爱的凯旋和生的吉祥，
他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幸福，
当他们的歌声溶入了月光——

月光啊，忧伤、美丽、静寂，
照得小鸟在树丛中沉沉入梦，
照得那纤瘦的喷泉狂喜悲泣，
在大理石雕像之间腾向半空。

散　　步

苍白的天，纤纤的树
似对我们的艳服露出笑容，
无力的微风，鸟翅的拍动
把我们明亮的衣服轻轻吹起。

和风吹皱简朴的池塘，
路边低矮的椴树
搭起浓荫，把阳光减弱
蓝色的微光故意把我们照亮。

高明的骗子，迷人的少女，
心儿温存却不守盟约，
我们在甜言蜜语，
情郎戏弄着情妹

有时，姑娘突如其来的手
给情郎一记耳光，而他
只不过吻了一下
那小指的指头，

好象这事太过份太粗鲁，
情郎受惩，挨了冷眼，
可与此同时，那张嘴
又足够宽容地撅起。

穴　　中

那儿！我要死在你的膝旁！
因为我的烦恼无边无际，
伊卡尼岛①可怕的母虎，有了你，
也会变成温顺的羔羊。

是的，在这儿，残忍的克吕墨
　涅②，
这把剑，它在无数次激战中
砍倒过众多的西路斯③和西比翁④，
将结束我的生命，我的苦痛！

① 伊卡尼岛：古波斯岛屿，岛上猛兽巨蟒出没。

② 克吕墨涅：希腊神话人物。伊阿珀托斯之妻，普罗米修斯之母。

③ 西路斯：波斯国王，善于作战。

④ 西比翁：古罗马家族之一，其成员以英勇善战著称。

我是否还需要它
伴我走下香榭丽舍大街？
当你的眼睛把我照亮，爱的利箭
会不会刺穿我心？

天 真 的 人 们

鞋的高跟与长裙又斗又争，
以至于，总藏得严严实实的腿部，
被刮起的风和崎岖的路，
不时呈现！——这骗局我们喜欢。

有时，嫉妒的昆虫也伸出螯针
进攻着树下美人的脖子，
只见白嫩的颈项猛地一闪，
我们年轻的疯眼得到了满足。

夜幕降临，秋天朦胧的夜：
美人们，如梦地靠在我们胸前，
低声地呢喃，这么轻，这么真，
使我们的心从此震惊、抖颤。

贝　　壳

我们相爱的洞中
镶嵌着一枚枚贝壳
它们各不相同。

这枚，红似我们的心
那是我们燃起爱火
心中的血把它染红；

那枚，记录了你的忧郁
和你的苍白，疲倦的你
对我嘲讽的眼睛生气；

这枚，典雅美丽，
象你的耳朵，那枚粗而短，
似你玫瑰红的脖子；

可其中有一枚呀，搅得我心神不安。

西 黛 尔 岛[1]

一座栅栏楼阁
轻轻遮住我们的欢乐
友好的玫瑰把欢乐显露；

玫瑰淡淡的香气，
借着夏天的微风，
与她身上的芬芳混在一起；

正如她眼中所露，
她的勇气很大，嘴唇
露出销魂的渴盼；

爱情使一切饱满，除了

① 西黛尔岛：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女神阿佛洛狄忒在岛上有座庙宇。

饥饿，果酱和冰糕
使我们免受烦恼。

船　上

金星在漆黑的水面
哆嗦，船夫在腰间
寻找火镰。

千载难逢，先生们，
快显示你们的勇敢，
我的手从此到处乱放！

骑士阿底斯①，弹着吉它，
向薄情的施洛里丝②
送去不怀好意的媚眼。

艾格雷正向教士

① **阿底斯**：弗里吉亚神。
② **施洛里丝**：希腊的花仙，

低声忏悔，这放荡的子爵
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然而，月亮升起了，小船
在梦思悠悠的水面
欢快地飞越短短的行程。

曼　陀　铃

唱小夜曲的男子
与听小夜曲的美女
在吟唱着的树底
交换着乏味的话语。

是提西①，是阿曼特②，
是永恒的克里当得尔③，
是戴弥④，他为无数残忍的女性
谱写过无数温柔的歌儿。

他们短短的绸衣，
他们长长的燕尾裙，
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欢欣

①、②、④，　均为牧歌中的牧人。
③，意大利喜剧中的爱情角色，男性。

他们无力的蓝影

都在月光下旋转，
灰红的月亮陷入狂喜，
微风在轻轻抖颤
曼陀铃拨起。

给克吕墨涅[1]

神秘的威尼斯船歌，
无词的浪漫曲，
亲爱的，既然你的双眼，
　　　　天一样碧蓝，

既然你的声音
如奇异的幻影
搅乱了我
　　　　理智的长天，

既然你天鹅般洁白的玉体
带着馥郁的印记，
既然你身上的香味

① 见《穴中》一诗的注解。

清纯诚挚，

啊！既然你整个身躯，
如震动人心的音乐，
如已故天使的光环，
如声音和芬芳，

踏着仁慈的节奏
在彼此的契合中
触动了我敏感的心，
但愿这不是梦！

信

远离你的眼睛，夫人，意乱
心焦，（我请众神作证），
我忧郁，我哀伤，似乎这样
是我的习惯，我满心酸楚，
忧虑重重，你的影子跟着我，
白天在我的思想中，晚上在睡梦里，
晚上和白天，多令人神往，夫人！
以至于最后，我的肉体让位于灵魂，
我也将变成，我，变成一个幽灵，
以至于，在徒劳的拥抱、无尽的期望
那使人悲哀的激情中，
我的影子永远与你的相融。

让我暂且，最亲爱的人，作你的仆人。
你的鹦鹉，你的猫，你的狗，
在那里是否听话？那个女伴

还那么美吗？这个西尔瓦娅
要不是你的眼是黄的？我会爱上
她的黑眼，有时，她向我送秋波，真该死！
她对你还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密？

可是夫人，有个不安的念头折磨着我，
征服世界，夺取它所有的财富
把这——配不上——爱情的礼物放在你脚
　旁，
我的爱能与最著名的爱媲美，
也能让伟大心灵的黑暗发出光芒。
安东尼①和凯撒②对克莉奥帕特拉③的爱，
我敢担保，也没我对你的爱那么强烈！
夫人，请不要怀疑，我会象凯撒一样
为一个微笑去战斗，哦，克莉奥帕特拉，
我会象安东尼一样，一个吻就能使我隐退。

写到这，最亲爱的，再见了。
因为已谈得太多。读信花去的时间
决比不上写信所付出的痛苦。

---

① 安东尼（前83—30），凯撒部将。

② 凯撒（前101—44），罗马帝国首领。

③ 克莉奥帕特拉（前69—30），见《贵妇》一诗注释。

一对庸懒的情人

“啊，虽然前程可珍，
我们一起去死，好吗？
——这主意真是稀罕。

——稀罕就是好。我们去死
象《十日谈》[①]所写的那样，
——嘻嘻嘻！多奇怪的情郎！

——奇怪，我不知道。情人
无可指责，真是如此。
如你愿意，我们一起去死？

——先生，你说笑比你恋爱强，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

你讲着金玉良言；可是，
让我们住口吧，如你愿意！”

以至于那个夜晚，提西①
和多里梅娜②，双双坐着，
不远处，两只蛱蝶在欢舞，

他们推迟可爱的死亡，
这过错无法弥补，
嘻嘻嘻！一对奇怪的情人！

①②③ 牧歌中的牧人。

高　龙　比　娜[1]

莱昂德[2]，笨蛋一个，
皮埃罗[3]，跳蚤似地
　　一纵一跳
穿过荆棘丛，
加桑德尔[4]，戴着尖顶
　　大风帽，

还有阿勒甘[5]，
这骗子这样
　　古怪
穿着异服奇装，
眼睛在面具后
　　闪亮

①③④⑤　见《哑剧》一诗的注释。
②　莱昂德：意大利喜剧角色，肥胖，自高自大。

——多，咪，嗦，咪，发——
大家都在行走，
　　　又笑又唱，
在一个美丽
而刻毒的女孩前
　　　跳舞，

女孩邪恶的眼睛
象绿莹莹的
　　　猫眼
充满魅力
说：“不要碰
　　　我！”
——他们还是直走！——
星辰势不可挡的
　　　运行，
哦！告诉我，朝着什么
忧郁或残忍的
　　　灾难

无情的女孩，
把裙子机敏地

撩起，
帽上插着玫瑰，
带领着这群
受骗者！

倒在地上的爱

那天晚上的风把爱刮倒在地，
爱，在公园最神秘的角落里，
微笑，恶狠狠地拉起弓箭，
那模样使我们整整想了一天！

那天晚上的风把它刮倒了！大理石
在晨风中打转、零乱。真伤心
看着底座，树木的浓荫里
艺术家的名字难以辨清。

啊！看着郁郁孤立的底座
真叫人伤心！愁思绵绵
在我梦中徘徊，深深的悲哀
把孤独、命定的未来展现。

啊！真伤心！——你自己，不也被这惨状
触动了情怀？尽管你无聊的眼睛
看着蝴蝶取乐，彩色的蝴蝶
在铺满小道的碎石上款款起舞。

悄　悄　地

静静地在这高枝
搭成的朦胧里，
让这深深的宁静
透入我们的爱情。

在草莓树和松林
忧郁的波涛中，
让我们的魂、我们的心
我们狂喜的感官相融。

半闭上你的眼睛，
把双臂抱在胸前，
用你沉睡的心
驱走所有的邪念。

在这慰人的和风里
让我们不要猜疑
柔风来到你脚旁
吹皱了细草的红浪。

当漆黑的橡树上
落下庄严的夜影，
我们失望的声音，
夜莺将会歌唱。

感 伤 的 对 话

孤寂寒冷的旧园里
刚才走过两个影子。

他们双唇无力眼无神，
要听清其话实在很难。

孤寂寒冷的旧园里
两个幽灵想起往事。

——你还记得我们旧日的狂喜？
——为什么你要我把它记起？

——听到我的名你的心还跳不？
　你仍梦见我的魂么？——不。

——啊，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的唇
紧紧相吻，多么幸福！——有可能。

——天多么蓝，希望多恢宏
——希望败了，逃往漆黑的天空。

就这样，他们在麦丛中走着，
只有夜听得见他们的低语。

我真有点怕，真的……

我真有点怕，真的，
我感到那年夏季
曾勾我魂魄的情思
又缠住了我的生命，

你的形象，总那么可爱，
铭刻在我的心里，
这颗心完全属于你
只希望爱你，让你欢快；

以至于我，一想到，
原谅我如此坦率地
对你说，你的一个字
一个笑，从此将成为我的法律，

想到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
或一眨眼，就足以使我
从仙幻中惊醒
我不由肉跳心惊。

可我还是不见你为好，
尽管我前景暗淡——
痛苦也接连不断，
我何必在幸福中浸泡，

何必抱着巨大的希冀
无视那忧郁的复还，
仍然说，并且永远说
我爱你，我爱你！

被遗忘的小咏叹调

一

原野上的风
屏住了呼吸。

——法瓦①

这是忧伤哀怨的陶醉，
这是痴情贪恋的疲惫，
这是整座森林在颤栗哆嗦，
颤栗在微风的怀抱中，
这是向灰暗的枝叶丛
微弱的万籁合唱的歌。

哦这微弱清新的呢喃！

① 查尔·西蒙·法瓦(1710—1792)，法国剧作家

它在簌簌啊，它在潺潺，
它就象是草浪摇曳婆娑，
呼出一片温柔的声息……
使你觉得，是洄旋的水底
卵石在轻轻地翻滚厮磨。

这是心灵在叹息哀怨，
伴着呜咽声沉入睡眠，
这是我们的心灵吧，不是么？
这许是我的心、你的魂
轻轻地，趁这温和的黄昏
散发出一曲谦逊的颂歌？

二

我猜到，通过喁喁低语，
远古之声微妙的外形
在音乐悠扬的微光里，
苍白的爱，未来的黎明！

我狂喜的心与魂
不过是一种双重的眼睛
那朦胧的一天，唉！竖琴
它的小咏叹调全在发颤！

噢，死于这孤独的死亡
——受惊的珍爱呀，——年轻与衰老的时
　光，
不断地把这死亡摇晃！
噢，死于这晃荡的秋千！

三

雨轻轻地落到城上

——阿尔蒂斯·兰波

泪水流在我的心底，
恰似那满城秋雨。
一股无名的愁绪
浸透到我的心底。

嘈杂而柔和的雨
在地上、在瓦上絮语！
啊，为一颗惆怅的心
而轻轻吟唱的雨！

泪水流得不合情理，
这颗心啊厌烦自己。

怎么？并没有人负心？
这悲哀说不出情理。

这是最沉重的痛苦，
当你不知它的缘故。
既没有爱，也没有恨，
我心中有这么多痛苦！

四

我们应该，你知道，互相宽恕。
这样，我们会变得非常幸福，
假如我们的生活尚有忧郁的时刻，
至少将来我们能幸福，是么？一对哭泣者。

啊，让我们，两颗相似的灵魂，
离开男男女女，远远地行走，
纯真地忘掉流放我们的缘由，
把这幼稚的甜蜜与模糊的心愿相混。

做两个孩子吧，做两个姑娘，
什么都惊奇，什么都不爱，
在纯洁的树下，脸色苍白，
甚至不知道，她们已被原谅。

五

响亮的键琴，欢快的声音多么烦人。

——佩特吕·鲍莱尔①

被一只纤细的手亲吻，钢琴
在灰红色的黄昏朦胧地亮闪，
随着翼翅极轻极轻的拍扇
一个很老、很弱、很迷人的琴音
谨慎、惊怕地悠转，
悠转在她长久飘香的客厅。
这是什么，这突然的摇篮，
它慢慢地抚慰着我可怜的生命？
你要我干什么，爱开玩笑的柔歌？
精雅、飘渺的副歌，你曾要何物？
你飞向开往小花园的窗户
不久就将消散。

六

夜莺在树枝高处照着自己，以为自己跌入了水中。它在栎树的梢头，却害怕淹死。

① 佩特吕·鲍莱尔(1809—1859)，法国建筑师、画家和诗人。

——西哈诺·德·贝日拉克①

雾气弥漫的河里，树影
　　烟云般消隐，
而在空中，在真的枝叶间
　　斑鸠出怨言。

游客啊，这苍白的景象，多么真实地
　　照见了苍白的你，
你被淹的希望，在那高高的大树
　　凄凄地悲哭！

七

哦，凄愁啊，凄愁，我的灵魂
只因为，只因为，一个女人。

我没有安慰自己
虽然心已经远离，

虽然我的心，虽然我的魂
已经远离这个女人。

---

① 西哈诺·德·贝日拉克(1619—1655)：法国剧作家。

我没有安慰自己，
虽然心已经远离。

我的心，我的心太敏感，
它对魂说：这难道可能，

这难道可能，——它就是那——
自豪的流放，凄愁的流放？

我的魂对心说：难道
我就明白，这圈套

要我们怎样？虽然已被流放
虽然远在路上，我们却仍在这个地方。

八

烦闷啊，无边无际，
铺满了原野，
变幻不定的积雪
闪烁如砂砾。

天穹一片昏沉，

古铜凝着夜紫。
恍惚见月华生，
恍惚见月魄死。

雾一般的水汽
笼罩近旁的森林，
橡树如一群乌云，
灰色而浮起。

天穹一片昏沉，
古铜凝着夜紫。
恍惚见月华生，
恍惚见月魄死。

狼群又瘦又弱，
乌鸦在喘息，
酸风紧紧相逼，
你们将奈何？

烦闷啊，无边无际，
铺满了原野，
变幻不定的积雪
闪烁如砂砾。

比 利 时 风 景

沙勒罗瓦城①

黑草丛中
山怪出没。
幽深的风
似在哭诉。

感到了什么?
燕麦轻响。
荆棘刺伤
行人的眼睛。

哪是住房

① 沙勒罗瓦城:比利时城市.这首诗是魏尔伦与兰波游历到比利时的时候所写的.

更象破屋。
茫茫一片
红色锻炉！①

感到了什么？
隆隆的车站，
双眼发愣，
沙勒罗瓦城在哪？

不祥的香气！
这是什么？
何物作响
如同乐器？

粗野之地！
哦，你们的呼吸，
人的热汗，
金属的叫喊！

黑草丛中
山怪出没。

---

① 沙勒罗瓦城是采矿和冶金工业中心。

幽深的风
似在哭泣。

布鲁塞尔

一

半明半暗的灯火
照得一切朦朦胧胧，
飞逝的丘陵斜坡
现出一片绿绿红红。

朴实的深渊上方，
金光悄悄地变红，
无顶的小树丛中
弱小的鸟儿在鸣唱

十分凄凉，这秋景
还没有完全消尽，
我梦思中的一切忧伤
被单调的空气轻轻摇晃

二

天底下这条小径

绵绵无尽，
神奇啊，苍白如此！
你可知道
聆听这树的秘密
将会多么舒适？

衣冠楚楚的先生们，
毫无疑问
是罗耶—戈拉①的朋友，
他们走向城堡。
我评价很高：
做这样一批老头。

城堡，白得耀眼
在它的侧面，
夕阳已沉没。
田野就在附近……
哦！我们的爱情
怎么没在那儿做窝！

小鸭咖啡店　1872.8。

---

① 罗耶·戈拉（1763—1845），法国政治家、演说家，王朝复辟时期空论派首领。

木　马

穿过圣吉尔，①
来吧，
我机灵的
亚历山大。

——雨果

转，转，出色的木马，
转一百圈，转一千圈，
经常地转，不停地转，
转，转，伴着双簧管。

肥胖的士兵，更胖的女仆
象在他们房里，骑在你们背上；
因为，这天，在康布尔森林
主人们都是成对成双。

转，转，他们心中的马，
而阴险的作弊者眨着双眸。
在你们赛场四周一个劲地绕。

---

① 圣·吉尔：地名，在布鲁塞尔近郊。

转吧，围着得意的号声。

这样走进愚蠢的赛场
既令人快活也使你眩晕！
肚子舒服，脑袋发疼，
数不完的不适，说不尽的舒畅。

转，转，从来不需要
用任何马刺
驱使你们奔驰，
转，转，不希望干草。

快，快，他们灵魂的马，
已经降临的夜
将把鸽子会聚，
远离集市，远离太太。

转，转！丝绒般的天空
慢慢披上金色的星辰，
现在出发了，男女情人。
转，转，在欢快的鼓声中。

圣·吉尔市集场，1872.8.

马　　林①

向着草地，风与风标
在争吵，某个地方官
历历在目的城堡，
蓝的瓦，红的砖，
向着明亮的草地，无边的草地！

象是仙国里的树林，
桍木，朦胧的叶子，
在这片茫茫的草地
把远天分割成几千个条块，
三叶草，首蓿，白色的草坪。

在这些宁静的景色中
车厢默默地奔驰。
睡吧，奶牛！休息吧，
无边的平原上温柔的公牛，
你们头顶，天刚刚变红！

列车无声地滑行，

① 马林：即梅赫伦，比利时城市。

每节车厢都是沙龙，
人们在那低声交谈，
从容不迫地爱着，
这如费纳龙①之愿的自然。

① 费纳龙（1651—1715），法国高级教士和作家。

水　彩　画[①]

绿

这儿是花与果，这儿是枝与叶，
还有一颗只为你跳动的心，
请别用白皙的双手把它撕裂，
愿你的明眸哂纳这谦卑的礼品。

我来了，身上还沾满着露滴，
经晓风吹拂，在额上结成了冰珠。
请容许我在你脚边歇一歇倦意，
让梦中美好的瞬间把倦意安抚。

让我的头枕着你青春的胸口，

① 这组诗原文标题全为英文。

你最后的吻在我头上留着回声；
我祈求平静，在猛烈的风暴过后，
既然你睡了，让我也做一会儿梦。

忧　郁

玫瑰花一片艳红，
常春藤一片漆黑。

亲爱的，只要你稍微一动，
我便重又失望、伤悲。

天太蓝了，太缠绵，
海太绿了，空气太温柔。

我一直担心，——总有那么一天！
你残忍地逃走。

我讨厌光亮的黄杨
讨厌冬青，叶子闪熠，

也讨厌乡野，广阔浩茫
我讨厌一切，唉，除了你！

大　　街

一

让我们来跳快步舞！

我特别喜爱她美丽的眼睛，
它晶莹闪亮，胜过天上的星星，
我喜爱她那双调皮的眼睛。

让我们来跳快步舞！

她有办法，这倒当真，
折磨一个可怜的情人，
但愿这真是那么迷人！

让我们来跳快步舞！

可我觉得她的吻更为甜蜜，
她如花的嘴唇的柔情蜜意，
自从她在我在心中悄然消逝。

让我们来跳快步舞！

我想起来了，我没忘
密密的交谈，美妙的时光，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让我们来跳快步舞！

二

哦，马路上的河！
它出现在，真令人惊愕
出现在五尺①高的墙后，
它无声地流淌，静悄悄，
穿过宁静的市郊，
河水虽浊，却无污垢。

马路真宽，竟使得
黄色的水象个死者
身体平摊，往下奔涌
除了晨雾，别无希望
照见什么，甚至当

① 一法尺等于325毫米。

黑黄的小屋被曙光染红。

一个可怜的牧羊人

我怕一个吻
就象怕蜜蜂。
我醒着，我苦痛
不得休息：
我怕一个吻！

可我爱凯特
爱她美丽的眼睛。
她温柔多情
长脸苍白。
哦！我多么爱凯特！

这是情人节！
我应该，却又不敢
在早晨向她挑明……
可怕的事情
这个情人节！

她答应了我，

幸运异常！
可这样多窝囊
做一个情郎
要靠人家允诺！

我怕一个吻
就象怕蜜蜂。
我醒着，我苦痛
不得休息：
我怕一个吻！

欢　颜

她想走上那滔滔的海浪，
当和风吹拂四周暂趋平静，
我们都屈服于她美丽的爱情，
这会，我们正走在艰难的道路上。

闪耀的太阳高挂在宁静光滑的天际，
她那头金黄的长发，如金子般闪，
以致于我们跟随着她比海浪的铺展
更为静寂的脚步。——哦，多么欢喜！

白色的鸟儿在四周无力地翔飞，
雪白的船帆在远处依依斜倾，
有时，大棵大棵的海藻缓缓流动，
我们的脚大幅度滑动，姿势优美。

她似乎有点不安，回过头，
以为我们不会完全放心；可看见我们
高兴地成为她最钟爱的人，
她又重新上路，挺胸昂首。

诗的艺术

一切事物中，首先是音乐，
为了音乐要偏爱奇数，①
曲调要更朦胧含糊，
别在上面斟酌或明确。

如果不带几分误会
你就不该去选择词汇：
清晰与模糊相混
灰朦朦的歌最为珍贵。

这是面纱后美丽的眼睛，
这是中午颤抖的骄阳，
这是，温暖之秋的天上
一团明亮的蓝色星星！

① 指奇数音节。

因为我们还要色晕，
不要颜色，只要色晕！
啊！只有色晕才能把梦
许配给梦，把笛子许配给号角！

远远避开讨厌的俏皮，
残忍的机智和不纯的笑，
它们使太空的泪水往下掉，
还有低暗的厨房里所有的蒜泥！

抓住雄辩，扭断它的脖子！
你最好，在精力旺盛的时候，
让韵脚变得略为温柔。
如果不加注意，它将直到哪里？

啊，谁会说出韵脚的错误！
哪个疯狂的黑人或耳聋的孩子
为我们铸造了这个首饰
用锉刀下声音沉闷走调的一个苏？

还是要音乐，永远要乐音！
愿你的诗是个飞翔之物

人们感到它从灵魂飞向小路
朝着另一个天国，另一些爱情。

愿你的诗交个好运
在骤然的晨风中飘散
薄荷与百里香也将在早晨盛开……
剩下的一切都是文学。

蒙面骑士……

蒙面的好骑士默默驱马前行，
灾难用长矛刺穿我陈腐的心。

我心中的血只汇成鲜红的喷泉，
然后，沐着阳光，在花上流干。

黑影灭了我的眼，喊声来到我嘴边，
一阵剧颤，我陈腐的心上了西天。

这时，骑士灾难向我靠拢，
他翻身下马用手把我触碰。

他罩铁的手指戳进我的伤口，
冷酷的声音宣布着他的法律。

他冰冷的铁指一把我触碰
一颗纯洁自豪的心回到我胸中。

虔诚而单纯，敬神由衷，
年轻善良的心在我胸中跳动。

然而，我还是颤抖，狂醉，有点疑神，
如同一个见到过上帝幻影的男人。

可善良的骑士，登上了马匹，
他远离而去，对我点头示意

喊道（我今天仍听到这个声音）：
“至少，要当心！因为一次还不要紧。”

我的上帝对我说……

一

我的上帝对我说：“我的儿子，应该爱我。
你看见我的腰被刺伤，我的心在流血在闪
　耀，
我的脚，玛德莱娜[①]用泪水浸泡的脚，
也被冒犯，我的臂在受难，你的罪过

重压其上，我的手也遭殃！你看见十字架，
你看见钉子，胆汁，蹄铁，一切都教你
在这肉体横行、酸楚的世界里，
只爱我的肉，我的血，我的声音和我的话。

难道我没有爱你，直至为你而死，

① 玛丽　玛德莱娜　跪在耶稣脚下忏悔的女罪人。

哦，就象儿子爱圣灵，教友爱父，①
难道我没象预言的那样在受苦？

难道我没为你极度的苦恼而悲泣
没有为你漫漫的长夜而汗流，
哦，在我栖身之处寻找我的可怜的朋友？”

二

我答道：“主啊，您道出了我的灵魂。
真的，我寻找您却没有找到。
可我是爱您的！您看我多么卑微，
而您，您的爱一直升起，如同火团。

您，和平的泉水，焦渴都把您需求，
唉！您看看我所有凄惨的搏斗！
难道我敢跪着血淋淋的双膝
可耻地爬着，去崇敬您的足迹？

然而，我寻找您，久久地摸索，
愿您的影子至少能遮掩我的羞耻，
可您没有影子，哦，您的爱升起，

① 指三位一体的奥义。

哦，您，宁静的甘泉，只有罪深的情人
才会感到苦涩，哦，您光芒四现，
只有被重重的吻合上眼皮的人才看不
　见！”

上帝啊，我怎么了……

——上帝啊，我怎么了？我痛哭流涕
感到有种神奇的狂喜！您的声音
既给我带来了善良也带来了邪恶，
恶与善，都具有同样的魅力。

我哭泣，我欢笑，这声音就象
召唤士兵上战场的军号，刀光里
我看见了刻着蓝白天使的盾牌，
这声音使我陷入深深的惊慌。

我为被选中而感到兴奋和惶恐。
我不配，可我明白您的宽容，
啊，怎样的努力，又是怎样的热情！我如今

满带着谦恭的祈求，尽管巨大的不宁

搅乱了你的声音显示给我的希望，
我颤抖着向往……

——可怜的灵魂啊，就这样！

骗人的艳阳

骗人的艳阳整天闪烁，我可怜的灵魂，
这会，它身披晚霞，黄光亮闪。
闭上眼睛，可怜的灵魂，快快回返；
这是最坏的诱惑。避开这恶棍。

它整天闪烁，洒着长长的光雹，
袭击山上所有的葡萄，击倒
谷上所有的庄稼，还骚扰
湛蓝的天空，吟唱的需要你的天空。

哦，苍白些吧，慢慢地走开，合上双掌。
过去的岁月是否要吃掉美好的明朝？
疯狂的老妇是否还在路上？

这些回忆，是否应再把它们消灭？

疯狂的袭击，也许是最猛的一次！
哦，去向暴风雨祈祷吧，去祈祷。

听听这颇为温柔的歌儿……

听听这颇为温柔的歌儿
它哭泣，只为了让你高兴。
它很审慎，它很轻盈：
酷似气泡上水的颤抖！

这声音你曾耳熟（珍惜？）
可现在它蒙上了纱巾，
如同一个忧愁的寡妇，
可象她那样仍很傲气，

它那皱褶长长的纱巾
在秋天的微风中飞舞，
真情在诧异的心中
一藏一露，宛如星星。

这熟悉的声音，它说，
善良，就是我们的生命，
什么都别留下，嫉妒
仇恨和来临的痛苦。

它又谈起生活简朴
没有奢望和荣耀，
谈起金婚，还谈起
失败的和好①那甜蜜的幸福。

迎接这声音吧，它回荡在
天真的贺婚歌中。
啊，心灵的善举，莫过于
给别的心灵减轻苦痛！

声音痛苦而短暂，
受难的灵魂气和心平，
多么伟大，它的德行！……
听听这颇为甜柔的歌儿。

---

① 马蒂尔德多次提出离婚，魏尔伦入狱后要求与她和好，遭到拒绝。

不知为什么……[1]

不知为什么
我痛苦的思想
拍动不安疯狂的翼翅在海上飞翔。
爱情贴着海浪
搧起惊恐的翅膀
孵出我珍爱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

忧郁地飞翔的海鸥，
它追随着浪涛，我的思想，
在天上所有的风中摇晃，
潮水斜走它也斜走，

① 魏尔伦在狱中回想起自己昔日见过的大海和海鸥。他仿佛觉得自己颠簸的命运正象是海鸥不断拍动的翅膀，而海鸥的惨叫也喊出了他内心的痛苦。

忧郁地飞翔的海鸥。

渴望自由
渴望太阳
本能带着它穿过茫茫的浩苍。
鲜红的海浪上
夏天的微风
轻轻把它带入温暖的朦胧。

有时，它叫得那么凄惨
使远处的水手都心惊肉跳，
而后，它投身于海风，任意地飘
任意地俯冲，无力的翅膀
在反抗，而后那么凄惨地叫唤！

不知为什么
我痛苦的思想
拍动不安疯狂的翼翅在海上飞翔。
爱情贴着海浪
扇起惊恐的翅膀
孵出我珍爱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

屋顶的天啊……

屋顶的天啊，
　　又静又蓝！
屋顶的树啊，
　　摇着树冠。

天那边的钟啊，
　　轻轻敲响。
树那边的鸟啊
　　含怨而唱。

上帝，上帝，生命在那，
　　简朴安宁。
那和平的喧哗
　　来自城心。

——你的青春，哦，你呀
　哭个不停，
你的青春，哦，说呀，
　如何耗尽？

忧　郁

我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一个帝国，
众多野蛮的白人在我眼前走过，
他们写着无精打采的藏头诗，
文笔华丽，忧郁的太阳在那起舞。

烦透了的心中孤独的灵魂
在作痛，那里，似有长年的血战。
哦，不能够，心意迟纯，身体虚弱，
哦，不愿意让生命微绽花朵。

哦，不愿意，哦，不能够略为衰亡！
啊！一切都已喝尽！巴底尔①，笑完了
　吗？

---

① 巴底尔：奥古斯特时期蹩脚的拉丁诗人。

啊！一切都已喝尽，已吃光！再无什么可
　讲！

只有一首被投入火中的略为幼雅的诗，
只有一个蔑视你的略能奔跑的奴隶，
只有一种不知什么在折磨你的烦恼！

希望闪烁……

希望闪烁，如厩中的麦杆。
狂飞的胡蜂你怕它什么？
瞧，太阳总照出洞中的浮尘。
你怎么不睡，肘支着圆桌？

可怜苍白的灵魂，至少得喝一口
这井中的冷水。然后去睡。你看，我留下了，
我将抚慰你午休的美梦，
你会轻唱，如同摇篮中的婴儿。

已是中午。行行好，太太，把它远离。
它睡了。真是奇怪，女人的脚步声
回响在不幸的可怜虫的脑瓜里。

已是中午。我已让人在房中浇灌。
去吧，去睡！希望闪烁，如穴中的石头。
啊！当九月的玫瑰又将盛开的时候！

给　兰　波

可以这样说，兰波，你是人、天使和恶魔，
在我的这本书中你位居其首完全应该，
虽然极愚蠢的白痴把你看作
幼稚的浪子、狂热的中学生和不成熟的妖
　怪。

缭绕的香雾和竖琴的和弦
表明你已进入记忆的神殿
你闪光的名字将在荣誉上歌唱，
因为你爱我，就象应该的那样。

女人眼中的你，高大强壮的年轻人，
很健美，农民的那种狡黠的美，
很富肉感，有种大胆的无精打采！

历史雕了你的像，你战胜死亡
享受生活的乐趣，甚至太为过份，
你白色的脚放在嫉妒头上！

白 色 的 月

白色的月
洒满森林；
树枝上
树荫下
飘出一个声音……

哦，心上的人。

水塘，
幽深的镜，
映着柳树
漆黑的影
风泣在枝头……

梦吧，正是时候。

宁静

广柔而温馨

仿佛落自

美丽的天庭

星闪在天上……

美妙的时光。

加斯巴·欧塞[1]唱道：

我来了，沉静的孤儿，
独有一双安详的眼睛，
我走向大城市的居民：
他们觉得我不够机灵。

二十岁，一种新的不宁
以爱情之火的名义
使我感到女人们的美丽：
她们觉得我不够英俊。

尽管我没有国王，没有家国

[1] 加斯巴·欧塞：古怪而神秘的人物，生于1820年左右，1833年自杀身亡。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一世的儿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某个大人物的私生子。不少作家曾以他的身世写过作品。

也算不上太勇敢，
但我愿死于战争：
死神却不想要我。

我生得太迟还是太早？
我来到这世上干嘛？
我痛苦万分，哦，你们大家：
为可怜的加斯巴祈祷！

万　花　筒

给日耳曼·努沃①

在马路上，在梦幻的城中，
这将象人们已经历过的那样：
那一瞬间，又尖历又朦胧……
啊，升腾的雾气中这一轮太阳！

哦，这海上的叫喊，这林中的声音！
这将象人们不知缘由时那样；
灵魂多次转生后缓慢的苏醒：
一切都将与过去同一个模样。

在这条马路上，在奇幻的城心

① 日耳曼·努沃（1851—1920），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与兰波的好友。

管风琴将在夜里演奏快步舞曲。
咖啡馆里将有几只猫跳上餐橱，
一支支乐队将在街上穿行。

这将如此不幸，以致人觉丧生
温柔的泪水刷刷地沿腮而流，
轮胎爆裂声中如哭的笑声，
盼望死神来临的一次次祈求，

古老的话语就象枯萎的花束！
公共舞厅里传来刺耳的噪声，
额后挂着铜片的一个个寡妇，
农妇，拨开在那儿闲逛的荡妇们

挤出一条路，与可怕的孩子交谈，
皮疹满脸没有眉毛的老翁，
而两步开外，在尿的臊味中
公众的欢乐将送来阵阵闹喧。

这将象人们梦时和醒时那样，
象人们又睡着又梦见
同样的幻境和布景时那样，
夏天，在草上，在蜂儿飞翔闪亮的嗡嗡声中。

大而黑的睡眠……

大而黑的睡眠，
落在我生活上：
睡吧，一切心愿，
睡吧，一切希望！

我已看不见东西，
我已失去记忆——
不论好的、坏的……
整个悲哀的经历！

我是一只摇篮，
有只手把我摇着，
在墓穴里摇我：
沉默吧，沉默！

兰　波

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x，1854—1891）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从小智力超群，上中学时门门功课全优，班里的奖几乎全被他一人所夺。他十五岁便开始写诗，显露出不凡的诗歌才华。然而，正当他诗艺成熟，可望有更大的成就时，他却挥挥手，告别了诗坛。他就象一颗流星，在蓝色的高空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虽然短暂，但令人难忘。

兰波的老家在法国西北部的查尔城。家乡单调沉闷的空气和母亲严厉的管教使他难以忍受，他在中学期间就多次出逃。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写信给魏尔伦，表示了自己的敬仰之情。在魏尔伦的邀请下，兰波去了巴黎。两人很快便结为好友，并四处游历。悲剧发生后，兰波从比利时步行回家，埋头创作《地狱一季》（1873）。年底，他又上巴黎，

与诗人日耳曼·努沃一同前往伦敦。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散文诗，后来结成一个集子，取名为《灵光篇》（1874）。

《灵光篇》是兰波最后一部著作。从此，他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冒险生涯。他先到德国当教师，后来又在荷兰参加了殖民军。他参军的目的只有一个：游历。但军队严肃的纪律和刻板的生活马上使他生厌，三个星期后他就溜跑了。他在汉堡当翻译，在塞浦路斯做监工，在非洲进行地理考察，最后竟倒卖起武器来。1891年，他右膝生肿瘤，他搭船回国治疗，但病情恶化，年底便在马赛去世。

兰波的文学生涯很短，他的创作基本上集中在三年。1870年的诗锋利明快，但也不乏热情和幽默；1871年他开始在诗中追求一种能同时娱乐五官的"通感"，写出了《元音》、《醉舟》、《牧神的头》等名篇；1872年，他进行新诗试验，打破形式和逻辑的束缚，致力于自由诗的创作。这些诗虽然文字简单，但由于割裂了内在的联系，显得十分难懂。要彻底读懂兰波的诗，恐怕需要有一把钥匙，可惜这把钥匙被诗人自己带走了。

太 阳 与 肉 体

一

太阳，柔情与生命的火炉，
把滚烫的爱洒向狂喜的大地，
躺在山谷中，人们会感到
大地热血奔涌，业已成熟；
它巨大的胸膛，被一个灵魂托起，
有上帝般的慈爱，有女人般的肉体，
它充满了活力和灿烂的阳光，
所有的胚胎都在那里面深藏！

一切都在增长，一切都在升高！

——哦，维纳斯，女神！

我怀念远古的青年时代，那时

好色的林神，兽形的牧神
由于爱而啮咬着树的表皮，
并把睡莲中的金发仙女亲吻！
我怀念那个时代，宇宙之液，
河里的水，绿树的红血
在潘[1]的血管里创造了一个世界！
他的羊脚下，绿地在颤栗；
他的唇轻吻着嘹亮的笛子
在天空下吹出爱的伟大赞歌；
他站在平原上，听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在四周应和着他的呼唤；
无声的树林，抚慰着鸣唱的鸟儿，
大地抚慰着人类，所有的蓝海
和一切动物都爱着，爱着上帝！
我怀念伟大的库柏勒[2]时代，
据说她貌美惊人，乘着青铜大车
跑遍了所有辉煌的城市；
她的双乳在广漠的大地上
洒下了永恒的生命纯洁的液体。
人幸福地把她降福的乳房吮吸，

---

① 潘：山林、畜牧神。他的身体是人，脚和腿是羊　他爱好音乐，创制排箫，还带领山林女神舞蹈嬉戏。

② 库柏勒：众神之母，相当于瑞亚。

象个小孩，在她膝上玩耍。
——因为这乳房强壮，所以人纯洁、温爱。

不幸啊！人现在说：我更事了，
他闭上眼睛，塞住耳朵，走掉了。
——再没有神了！没有神了！人成了君
　王，
人成了上帝！但是，爱，才是伟大的信仰！
啊！库柏勒，众神和人类伟大的母亲，
但愿人还在吮吸你的乳汁，
但愿人没有抛弃永生的阿斯塔代①，
这被浪涛染香的花一般的肉体，从前
曾在蓝色波涛的巨亮中浮现，
露出粉红的肚脐，浪花从那飘落，
这女神，自豪地闪着黑色大眼
让林中的夜莺和心中的爱一起欢唱！

二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神圣的母亲，
出生在海中的阿佛洛狄忒！——啊，路途
　艰辛

① 阿斯塔代：闪米特人的爱神，相当于维纳斯或阿佛洛狄忒。

自从另一个上帝把我们捆在他的十字架
　上；
肉体，花朵，大理石，维纳斯，我相信的
　是你！
——是的，人又悲又丑，在浩空下凄切，
因为他穿着衣服，因为他不再纯洁，
因为他玷污了自己高贵的神之胸像，
因为他屈从肮脏的束缚，高傲的身躯
如火中的偶像，萎缩干瘪！
是的，甚至死了以后，变成白骨
他还想活，还诅咒着原始的美！
——这偶像，你在那献上了这多么纯洁，
你在那圣化了我们的粘土，
为了让男人能照亮自己可怜的灵魂，
能在巨大的爱中，从尘世的监狱
慢慢地向日光之美攀登，女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成了宫妓！
——这是个绝妙的笑剧！世界嘲讽着
伟大的维纳斯神圣、甜蜜的名字！

三

愿那过去的时代重新再来！
——因为人已完了！人扮演了所有的角

色！
光天化日之下，砸累了偶像
他将复活，摆脱所有的神灵，
正如他自天而来，他将探索天庭！
理想，永恒的不可战胜的思想，
造肉的粘土里，活着的神
将上升、上升，烧毁在他面前！
他蔑视旧的枷索，扫除一切恐惧，
当你看到他在探索整个天际时，
你将给他以神圣的赎罪！
——辉煌，绚丽，你将出现在
大海之中，你用一个永恒的微笑
把永恒的爱投入无垠的宇宙！
世界，将在一个巨吻的哆嗦中
象朵大百合，发出轻轻的颤动！

——世界渴望爱情：你将给它以满足。
…………

啊！人又昂起了他自由高傲的头颅！
原始美的光芒使得神
突然在肉体的祭坛上抖颤！
现时之善的幸福，旧日之恶的苍白，
人想探究一切，——知道一切！思想，

长久地、如此之久地被束缚的骏马，
冲出他的额头！它将知道为什么！……
让它自由地驰骋，人将有信仰！
——为什么太空无声、宇宙深不可测？
为什么金色的天体象沙子一样众多？
假如一直往上，能在那高处看到什么？
是否有个牧人赶着这巨大的人群
在太空的恐怖中行走？
辽阔的宇宙拥抱的这些人
听到一个永恒的声音是否会颤抖？
——人，他是否能看到？是否能说：我相信？
思想的声音是否比梦更为强劲？
如果人出生得这么早，如果生命这样短暂，
他又从哪来？他是否沉入胚芽胎儿
深深的海洋，在巨洞的幽底
自然之母将使他复活，
让他变成活生生的造物，
以便在玫瑰里相爱，在麦丛中生长？……

我们无法知道！——无知和贫乏的想象
如同一件大衣压垮了我们！

我们是母亲子宫里掉下的人猴，
我们苍白的理智对我们遮掩了永恒！
我们想看：— 怀疑惩罚我们！
怀疑，忧郁的鸟儿，用翅膀击打着我
　们……
——地平线在不停地逃遁！……
…………

巨大的天庭敞开！在人的面前
神秘已不存在，人交叉着有力的双臂
站在富饶的大自然巨大的辉煌中！
他歌唱，……森林在唱，河流哼起
一支充满幸福的歌，这幸福奔向日光！
　……
——这是赎罪！这是爱！这是爱！……

四

哦，肉体的辉煌，哦，思想的辉煌！
哦，爱情的复苏，凯旋的曙光里
洁白的阿佛洛狄忒①和娇小的埃洛斯②，

---

① 原文KalliPyge(或CalliPyge)为希腊语，意为"美丽的"。这里指美神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维纳斯)。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存有一尊维纳斯塑像，名字就叫"Venus Callipyge"(美丽的维纳斯)。

② 埃洛斯：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身上遍洒玫瑰的雪花，
众神和英雄跪在脚旁，他们采撷着
女人和美丽的脚下盛开的花朵！
——伟大的阿里阿德涅①啊，快把悲泣
扔到河中，阳光下你看见忒修斯②的白帆
正在远处的波涛里逃窜，
被黑夜摧残的温柔贞洁的孩子啊，
别喊了！弗利吉亚③的荒郊里
利西奥斯④乘着镶黑葡萄的金车，
由淫荡的虎和红色的豹拉动
沿着蓝河散步，把灰暗的青苔染红。
宙斯⑤，白牛，如同抚慰一个孩子
抚慰着脖子上赤裸的欧罗巴⑥，她用白臂
抱住在波涛里发颤的神的强颈……
宙斯向她慢慢地转过浑浊的眼珠；

① 阿里阿德涅：忒修斯的情人，她用线团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后者把她带到那克索斯岛，并把她遗弃在那里。

② 忒修斯：希腊英雄。

③ 弗吉尼亚：小亚细亚古地区名。酒神的祭祀最初就源于那里。

④ 利西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巴克科斯，酒神，相传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把种植葡萄的方法传播各地。

⑤ 宙斯：主神，即罗马神话中的朱比特。

⑥ 欧罗巴：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被宙斯化作白牛劫到克里特，生下几个儿女。

她，让鲜花娇艳的洁白的脸
垂在宙斯的额上；她闭上了双眼；
她死在一个神圣的吻里，低语的波涛
用金色的浪花装饰了她的头发。
——夹竹桃和沙沙作响的忘忧树间
多情地游来了爱幻想的大天鹅，
它用白色的翅膀抱起莱达①；
倾国倾城的塞浦路斯②正经过这里，
她弯着丰腴好看的腰肢，
自豪地露出金色的大乳房
和点缀着黑地衣的白肚子，
——赫拉克勒斯③，这强壮的驯兽者，用
　狮皮系着宽阔的身躯，象一道光晕，他
　扬起
可怕而温存的额头，走向天际！

——夏月把得律阿得斯④照得朦朦胧胧，

---

① 莱达：海中仙女，她的美貌引起了宙斯的爱慕，后者化作天鹅与她接近。
② 塞浦路斯：即阿佛洛狄忒，因传说她出生于塞浦路斯附近的海面上，故有此称。
③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④ 得律阿得斯：森林仙女。

她一丝不挂，悠悠地陷入梦中，
蓝色的长发宛如沉重的波浪
把她金黄的苍白染得斑斑点点，
阴暗的林地里青苔遍布，
她站在那，望着沉寂的夜幕……
——白色的塞勒涅①任她的轻纱
飘在英俊的恩底弥翁②脚上
苍白的光亮下，她恐惧地送去一吻……
——泉水在远处轻泣，久久地陷入狂
喜……
是仙女，肘靠花瓶，梦想着
被她的波浪冲击的年轻英俊的男子。
——爱的微风在夜间轻轻吹过，
神圣的林中，大树的恐怖里，
威严地耸立着阴森森的大理石，
众神，灰雀在他们额上筑窝，
——众神倾听着人类和永恒的世界！

① 塞勒涅：月神，曾经与恩底弥翁·潘相爱。

② 恩底弥翁：英俊的牧羊人，宙斯应月神要求使他永远处于睡眠状态，以葆青春常在。

奥 菲 丽 娅[1]

一

星星沉睡的黑水上一片宁静，
皎洁的奥菲丽娅枕着长长的纱巾
象朵大百合，在水面上慢慢地漂……
——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围猎的号角。

一千多年过去了啊，凄愁的奥菲丽娅，
白色的幽灵，在这黑色的长河中流逝；
一千多年过去了啊，她那甜蜜的狂恋
在晚风中低诉着她的浪漫史。

风吻着她的乳房，被河水轻轻地

---

[1] 奥菲丽娅：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女主人公。哈姆莱特装疯后，她悲痛欲绝，在河边失足落水而身亡。

摇晃着的大纱巾象花儿一样
在风中盛开，颤抖的柳丝在她肩上哭泣，
芦苇低垂在她沉思的巨额上。

碰伤的睡莲在她四周哀叹；
有时，她惊动沉睡在桤树上的鸟窝，
只听翅膀轻拍，鸟儿飞远；
——一首神秘的歌从金色的星辰上飘落。

二

啊，苍白的奥菲丽娅，雪一样美！
是的，孩子，你死了，已被河水带走！
——因为从挪威高山上吹来的风
曾跟你低语过辛酸的自由；

因为吹卷你长发的微风
把奇特的声音送进你的梦魂；
因为在树的哀怨和夜的叹息中
你的心听到了大自然的歌声；

因为怒海的涛声，象嘶哑的喘息，
击碎了你孩子般太多情太温柔的胸膛，
因为四月的一个早晨，苍白英俊的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默地坐在你的膝上。

天堂！爱情！自由！怎样的梦幻，可怜的疯女啊！

你和他融在一起，就象雪融于火：

你不凡的视觉窒息了你的声音

——可怕的无限吓呆了你蓝色的眼睛！

三

——诗人说，在星光下，你来找寻，

夜里，你采撷的花儿，

还说，他看见皎洁的奥菲丽娅，枕着纱裙，

象朵巨大的百合，在水面上漂浮。

答尔丢夫受惩[1]

端庄的黑道袍下，情爱
在心中骚动，有天，他戴着手套
洋洋得意，黄脸上露出惊人的和蔼，
他张开缺牙的嘴，讲经布道。

有天，他走上前，说："请众同祷"，
一个恶人口吐脏话，粗鲁地扭住他
似乎温顺的耳朵，把端庄的道袍
从他满是臭汗的身上扯下。

惩罚！……他的衣服被解开扣子，
恕罪用的一长溜念珠散落在
他的胸前，圣人答尔丢夫脸色苍白！……

① 答尔丢夫：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道士。

于是，他忏悔，他祈求，声音嘶哑！
那人只剥光了他的裤衣……
——嘿！答尔丢夫从头到脚一丝不挂！

出自水中的维纳斯[1]

犹如出自白铁制的绿棺材，
一个女人的头披着油汪汪的褐发
带着修补粗糙的残缺，
缓慢，笨拙，从旧浴缸里冒出来；

然后是，灰色的肥脖，突出的
大肩胛；伸伸缩缩的后背；
接着，粗圆的腰，象是要奔飞；
皮肤下的脂肪如扁平的树叶；

脊柱微红，所有的这些都发出
极难闻的恶味：人们特别注意到
应该用放大镜来看的奇异之处……

---

① 传说维纳斯出生在塞浦路斯附近的海面上。

腰间刻着几个字：克拉哈·维纳斯；
——整个身子蠕动、伸展着巨大的臀部
肛门已经溃烂，奇丑无比。

初　　夜

——她几乎脱光了衣服，
冒失的大树
恶毒地把枝叶
向玻璃窗掷去，很近很近。

她坐在我的大椅子上，
半裸身体，抱着双手。
那双好娇好美的小脚
快活地在地板上颤抖。

——我看见，色白如蜡，
一道树丛的光线
飞舞在她的笑里
她的乳上，——玫瑰红点。

我吻着她娇美的脚跟。

她突然甜甜地笑起，
笑声清脆响亮，
水晶般美丽的笑。

衬衣下的那双小脚
突然缩回："该行了吧！"
——初次应允的鲁莽，
欢笑假装惩罚！

——可怜的小东西颤栗在
我的唇下，我轻吻她的双眸；
——她把淘气的脑袋
往后一仰："哦！这样更好！……

先生，我有两个字要对你说……"
——我用一个吻把剩下的话
全都堵回她的心中，
她乐得哈哈大笑……

——她几乎脱光了衣服，
冒失的大树
恶毒地把枝叶
向玻璃窗掷去，很近很近。

尼娜的巧答①

…… ……

他：——你的胸靠着我的胸，

嗯？咱们将启程，

新鲜的空气满鼻孔，

披着蓝色早晨

清爽的光芒，谁用日光之酒

把你浸泡？……

当整片颤抖的森林

爱得无语

让每条树枝的嫩芽

流出绿液，

---

① 尼娜的巧答巧就巧在"他"讲了半天，她只答了模模糊糊的半句话。这位虚荣的姑娘看不起"他"，心里想着兰波曾写诗讽刺过的"坐班"的小职员。

人们感到敞开的伤口里

肉在颤栗；

你会把白色的晨衣

塞进苜蓿，

把你黑眼四周的蓝圈

在空气中染红，

你爱上乡间原野，

到处撒播，

象香槟酒的泡沫

你的疯笑；

你对我笑，我将狂喜得

死抱住你。

象这样，——漂亮的发辫，

噢！——我会染上

你爱吃覆盘子和草莓的习惯，

噢，花一般的肉体！

你对轻风笑，它吻着你

象个小偷，

你对蔷薇笑，它亲切地
　　把你纠缠；
你尤其要对，噢，疯了头脑，
　　对你的情郎笑！……
……　……
——你的胸靠着我的胸，
　　让我们声音相混，
慢慢地，我们将去溪边，
　　然后去大森林！……

接着，象个小小的死人，
　　心跳停止，
你要我把你抱起，
　　眼睛半闭……

我将抱起你来，小路上
　　你不住挣跳：
鸟儿将慢慢地飞翔：
　　朝着榛树……

我将在你嘴中与你交谈；
　　我将走着，

紧靠你的身体，你象被哄上床的孩子，
满心欢喜

白里透红的皮肤下
蓝血在流：
我用坦率的语言与你交谈……
瞧！……你知道……

我们的大森林会感觉到
生命的活力，
太阳将把美丽的金光
铺满绿红的巨梦。
…… ……

晚上？……我们又走上白色小路
它随意延伸，
象一群正在吃草的羊儿，
在它四周

绿草青青的果园
苹果累累！
一里外就能闻到

它们的浓香！

傍晚时分，我们将回到
原来的村庄；
夜间的空气里飘散着
阵阵乳香；

飘散着牛栏的气息，
充满热气，
充满节奏缓慢的呼吸
和光亮下

巨大的白色背脊；
就在那里，
一头骄傲的奶牛，
边走边拉屎……

——奶奶的眼镜
和她的长鼻
埋在祈祷书里；包铅的
啤酒罐子，

在浓雾腾腾的大烟斗间

泛着白沫；
突出的厚嘴唇令人害怕
吐着青烟

咬住火腿，刀叉齐上，
大口大口；
灯光照亮了一张张床
和几个衣橱。

肥大的屁股油光闪亮
一个胖孩子
跪着，把他白嫩的脸
伸进杯里

旁边一个粗汉语调和缓
把他训斥，
把小宝贝的圆脸
擦拭干净……

心上人啊，我们将看到
多少东西，
在这些破屋里，当灯火照亮
灰色玻璃！……

——然后，清凉的黑丁香中
一群小孩：
被藏起来的玻璃，
它在那里笑……

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我爱你！
会很美的。
你会来的，是吗？甚至……

她：——那我的小职员呢？

惊　慌　者

雪里雾里黑影点点，
通亮的大风窗前，
　　屁股高翘，

五个小孩跪成一圈，——真凄惨！——
眼巴巴看着面包师傅
　　做金黄的大面包……

他们看见有力的白臂
擀着灰面，把它放入
　　火红的炉膛里。

他们听人烘烤喷香的面包。
面包师露出油腻的微笑
　　把旧调唱起。

他们缩成一团，无人动弹，
通亮的风窗里充满香气，
　　　暖似乳房。

午夜钟响，焦黄的面包，
从炉中取出，它已烤熟，
　　　噼叭作响，

被烟熏黑的屋梁下，
蟋蟀与喷香的面包皮，
　　　共把歌唱，

当火热的炉膛吹来生命的气息
破衣下他们的灵魂
　　　多么兴奋，

他们感到活得欢畅，
五个可怜的小东西身披白霜！
　　　——他们全在那，

把通红的小脸贴在
铁栅栏上，他们在洞孔间

唱着歌儿，

可唱得很轻，——象是祈祷……
他们向重开的天国之光
弯腰低头，

——用力过猛，撕破了短裤，
——他们白色的襤褸在寒风中
嗦嗦发抖……

浪　漫　史

一

十七岁时，你非常浪漫。
——一个良宵，去他娘的汽水、啤酒；
去他娘的灯光辉煌吵嚷嚷的咖啡馆！
——到绿色的椴树下走上一走。

六月的良宵椴树发出芬芳！
有时空气这么甜蜜，你不由闭上眼睛；
夹带着噪音的风，——市区就在附近，——
有葡萄的香味和啤酒的清香……

二

——这时，你看见一小块深蓝的布匹
四周镶着细细的白边，

雪白的小星星在那上面
可恶地穿了个洞，颤抖着消逝。

六月的夜！十七岁！——一醉方休。
香槟的酒劲直冲脑门……
你流浪，你感到唇上有个吻
在颤栗，象只小小的走兽……

三

——路灯苍白的光亮下，有位少女
躲在父亲可怕的硬领的阴影里，
带着可爱的神态，走了过去……

因为她觉得你非常天真，
小小的高帮皮鞋紧跑几步，
她动作活泼，敏捷地转过身……
——这时，咏叹的歌声在你唇上停住……

四

你恋爱了。一直住到了八月。
你恋爱了。你的诗使她欢笑。
你的朋友们都走了，你心情不好。
——后来，有个晚上，爱人俯允给你写信

……！

——那天夜里……你回到灯火辉煌的咖啡
　馆，
你要了些汽水和啤酒……
——十七岁时，你非常浪漫
在绿色的椴树林中走上一走。

恶

当机枪吐着红色的火舌，整天
在无尽的蓝天中呼啸；
国王旁边，受愚弄的红绿双方战士①
成批地倒在枪林弹雨里；

当一种可怕的狂热，捣烂十几万人的躯
　体，
把他们变成一堆堆冒烟的肉；
——可怜的死者啊！在夏天，在草地，在
　你的兴奋里，
啊，大自然！你曾圣洁地造出了他们！……

——有个上帝，微笑地对着祭坛上的绵布，

① 法军的裤子为红色，普鲁士军的制服为绿色。这首诗写的是普法战争的事。

对着香火，对着金色的圣餐杯；
他在赞美歌的抚慰下甜甜入睡，

醒来时，悲痛欲绝的母亲们，
在黑帽下恸哭着，她们用手帕
托着一枚大钱奉献给他！

凯撒们的狂怒

脸色苍白，沿着鲜花盛开的草地
走着，他①身穿黑衣，烟叼在嘴上：
他又把杜伊勒宫②的花儿想起，
——有时，他暗淡的眼里闪着火热的光芒
……

因为皇帝陶醉在他廿年的狂欢里！
他想过："我轻轻一吹，就能吹灭自由，
象吹熄蜡烛那样容易！"
自由复活了！他感到腰部难受。

他痛苦。——噢！他无声的唇上
颤抖着什么名字？怎样深深的悔恨

① 指拿破仑三世。色当战败后，他被俘为囚，关在普鲁士的一个城堡中。

② 法国著名王宫，在巴黎公社期间被烧毁。

在啮咬着他？没人会知道。他眼睛无神。

也许他回想起了戴眼镜的同伴①……
——象在圣·克洛德②别墅的那些夜里
他看着一缕蓝雾从点着的烟头升起。

① 指爱弥尔·奥列维，一八七一年时的部长，支持对普鲁士宣战。

② 皇帝与欧仁妮皇后的府第之一。

梦 想 冬 天

冬天，我们将走进红色小车厢
　　坐在蓝椅上。
我们会很舒适。每个柔软的角落
　　都是狂吻的窝。

你将闭上眼睛，为了不看见，玻璃上，
　　张牙舞爪的夜影，
这些脾气暴燥的怪物，流氓似的
　　黑狼黑精灵。

然后，他会感到脸被抓伤……
一个轻吻，如一只疯狂的蜘蛛
　　爬在你脖上……

你将对说我："快找找！"并低下头来，

——我们将花时间去把它寻找

——它爬了不少地方……

山　谷　睡　者

这碧绿的洞穴里河水在轻唱，
沾满白沫的青草被死死地抓住；
骄傲的高山后面，太阳
在闪烁：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小山谷。

一个年轻的士兵，张着嘴，光着脑袋，
颈脖泡在鲜嫩的绿水芥中，
睡着了；他躺在草上，面对太空，
亮光闪闪的绿床上他脸色苍白。

他睡了，脚放在菖兰里。他在小憩，
脸上挂着病孩似的笑意：
大自然啊，给他温暖吧：他冷。

花香没能使他的鼻孔发颤；

他睡在阳光下，手放在前胸
安安静静。右胁有两个鲜红的弹孔。

在绿色小酒店里

（傍晚五时）

八天来，我已在多石的路上把皮鞋
走得稀烂。我进了沙勒罗瓦城[1]。
——在绿色小酒店里：我要了一些
奶酪面包和火腿。火腿已半冷。

快活地，我把双腿伸到绿桌
下面：我凝视着挂毯
极朴实的图案。——真不错，
当胸脯饱满、双眼活泼的少女，

——这姑娘，吓唬她的可不是一个吻！——

① 沙勒罗瓦城：比利时城市，参照魏尔伦的《沙勒罗瓦城》。

笑盈盈地，用彩盘给我端来
奶酪面包和微热的火腿。

红白相间的火腿散发出蒜的
味道，——她给我的大酒杯
倒满了晚霞点染的啤酒。

聪明的女子

褐色的餐厅里，散发出
油漆和水果味，我随意
拿了一碟吃的，也不知何物，
我瘫坐在我的大椅子上。

我边吃边听着钟声，——安闲幸福。
厨房门开了，传来一股味道，
——女招待走来，不知为什么，
她头巾半解，秀发巧梳

她用颤抖的小指轻摸着脸，
白里泛红绒毛细细的桃子，
把孩子气的小嘴撅起，

她在我身旁，收拾着碗碟，让我更方便。

——然后，这样，——当然，是为了一个

吻，——

低声说道，"我脸上着了凉，你闻闻……"①

① 这女子的脸竟然会着凉，而且还叫诗人去闻，真是奇事。其实哪是"闻"，是"吻"。从这一点上来看，她的确聪明。

碗　　橱

这是个雕花大碗橱；暗红的橡木，
已很陈旧，如同老人端庄的神态；
碗橱开着，诱人的香味从暗处
象一股陈年佳酿，扑鼻而来；

装得满满的，一堆破烂的旧物，
妇女儿童的破衣，褪色的花边，
颜色发黄、香气四溢的旧布，
奶奶的方巾，上面绣满雨燕；

在那还能找到或白或黄的头发，
能找到奖章、画像和枯萎的花，
花香与果香混在了一起。

——啊，昔日的碗橱，你熟知历史，

你想讲讲你的故事，当你黑色的大门
慢慢地打开，你发出吱呀的响声。

流　　浪

（幻想）

我流浪，双拳插进空空的衣袋；
我的外套也已破烂不堪；
我在天底下走着，缪斯啊！我是你忠诚的
　伙伴；
啊呀！我梦见了这么多辉煌的爱！

我仅有的一件短裤穿了个大洞。
——爱幻想的小拇指，①我在路途中
酝酿着诗句。我的客店在大熊星座上。
——我的星星们在空中发出呼呼的轻响

---

① 十七世纪法国童话作家贝洛的著名童话《小拇指》中的主人公。

我坐在路边，听着这轻柔的声音，
在这九月的良宵，我感到额际
有补酒一般的露滴；

我在黑夜的幻影中，一边
拚凑韵脚，一边拉着破鞋的带子，
恰似两把里拉[1]，一脚搁在胸前。

① 古希腊的一种竖琴。

乌　　鸦

老天啊，当草地一片寒冷，
当荒凉的小村庄里，
悠长的钟声归于沉寂……
让令人快活可爱的乌鸦
从高空俯冲下来吧
扑向万木凋零的大地。

奇特的队伍，叫声凄厉，
寒风袭击着你们的窝巢！
你们，沿着黄色的河流，
在竖着旧十字架的路上，
在壕沟里，在弹坑中
飞散，聚拢；飞散，聚拢！

在法兰西的原野上，

躺着前天战死的人们，
盘旋吧，成千上万的乌鸦，
让每个行人都不遗忘！
我们阴郁的黑鸟呀，
来做责任的呐喊者吧！

可是，天上的圣者啊，
你们在橡树高处，
融于迷人之夜的旗杆，
把五月的莺留给那些人吧，
他们被无望的失败捆在深林，
捆在无从逃脱的草地。

牧 神 的 头

树丛，金斑点点的绿宝盒，
变幻无常的树丛里
吻已睡着的鲜花含苞怒放，
突然，美丽的刺绣忽被撕开，

一个惊恐的牧神露出双眼
用白牙把红花啮咬
棕红的嘴唇犹如陈酒
在树枝下爆发出一阵大笑。

他逃走时——象只松鼠——
他的笑还在叶片上颤抖，
沉思中的森林金色的吻
被灰雀吓得魂飞魄散。

晚　祷

我象个天使，长着两只
剃须匠的手，我手捧酒杯，
嘴叼烟斗，弯腰坐在
白帆飘渺的天底。

如同旧鸽棚里的热粪，
上千个梦使我感到暖烘烘：
我忧郁的心常象是鲜嫩的树皮
夕阳暗淡无力的金光把它染得通红。

当我小心地咽下我的梦幻，
我转过身，默想沉思，
喝了三四十杯酒，是为了拉个痛快。

我温柔和善一如上帝，

我撒尿，对着褐天，又高又远，
大天芥莱对我的行动表示同意。

七 岁 的 诗 人

母亲合上课本，满意而自豪地
走了，她没看见，蓝色的眼睛里
充满智慧的额头下，
孩子厌恶透顶的灵魂。

整天，他都冒汗服从；他极
聪明；但不良的怪癖，某些表情，
似乎证明他十分违心。
阴暗的走廊贴满霉烂的墙纸，
每当经过那里，他都要做鬼脸，
双拳乱放，闭上的眼睛看见黑影点点。
门开向黑夜：借着灯光
人们看见，他在上面凭栏独咒，
屋顶射下的日光把他笼罩。
尤其是夏天，这懊丧、愚蠢的孩子，

非要把自己关进清凉的厕所：
张大鼻孔，在那儿静静思索。

当屋后的小花园，在冬夜里，
闪着月光，存着白天的气息，
他躺在墙脚，埋进泥灰
为了眼花缭乱的幻影，
他把云集墙外的穷孩倾听。
怜悯！这些孩子是他唯一的好友，
瘦骨嶙峋，双眼无神，光着头，
他们把沾满泥巴黑黄的瘦指
藏在粪臭扑鼻的破衣里，
他们说话就象白痴一样温顺！
母亲要是撞见他卑劣的怜悯，
会惊恐万状；孩子深深的温情
在她的惊奇中烟飞云灭。
好了。她面对蓝色的目光，——它在撒谎！

七岁时，他就在写小说，写
大沙漠的生活，被剥夺的自由在那闪耀，
写森林，太阳，河流和草原！——他阅读
有插图的报纸，脸红耳赤地看着
微笑的西班牙女人和意大利女人。

当隔壁工人的女儿——八岁——
瞪着棕眼，穿着印第安裙子，
这粗野的小女孩，在角落里，
晃着辫子，跳在他的背上，
压在下面的他就去咬她的屁股，
因为这小女孩从来不穿长裤；
——他虽然挨了拳打脚踢，
却把她肌肤的芬芳带回房里。

他害怕十二月暗淡的星期天，
那时，他头发油亮，靠着圆桌，
把截面菜绿的《圣经》阅读；
每晚，梦都压得他透不过气。
他不爱上帝；他爱那些穿着粗衣，
浑身乌黑的人，他见他们黑夜里
回到效区，三声鼓响，差役在那
惹得公告周围的众人又笑又骂。
——他梦见多情的草地，闪亮的波浪，
金色的柔毛和圣洁的芬芳
都在草地上轻晃、奔跳！

啊！他品尝更多的是阴森森的东西，
空荡荡的房间，百叶窗紧闭，

房间又高又绿，潮气渗人，
他读着自己不断修改的小说，
书中满是沉重的灰天，被淹的森林，
和星林里肉体的花朵，
头晕目眩，跌跌撞撞，溃逃，怜悯！
——而街区里却传来嘈杂的声音，
下面——，他独自躺在坯布片上，
强烈地向往白色的征帆！

让娜·玛丽的手

让娜·玛丽的手强劲有力，
夏日的骄阳晒黑的手，
象死人苍白的手，
——是朱阿娜①的手吗？

它在享乐的沼泽地
拿过褐色的奶酪？
它在明亮的水塘里
得到过月光的浸泡？

它喝过野蛮的苍天，
可爱的膝上静静的手？
难道它卷过香烟

① 上流社会理想的情人。

或倒卖过钻石？

在圣母火热的脚上
它糟蹋过金色的花朵？
这是颠茄黑色的血
在掌心迸溅、睡熟。

这双手曾朝着蜜腺
捕捉在黎明的碧蓝中
嗡嗡飞旋的蜜蜂？
它滤过有毒的液汁？

啊！在伸懒腰打呵欠中
什么梦抓住了这双手？
是亚洲闻所未闻的梦，
是坎哈瓦①或锡永②的梦？

——这双手没卖过橙子
也没在众神的脚上变黑：
这双手没洗过沉重的
无眼小孩的襁褓。

① 兰波杜撰的地名。
② 瑞士城市。

这不是厨房里的手，也不是
在发散着工人臭味的林中
被柏油激奋的烈日
烤焦宽额的女工的手。

这是脊柱弯弯的人的手，
它从来没干过坏事，
比机器更肯定，
比马匹更有力！

抖动如熊熊火焰，
摇晃令一切颤栗，
它的肉高唱《马赛曲》
却从来不哼宗教歌！

它会掐住你的脖子，坏女人，
它会捏碎你的手，贵太太，
你们白皙的手污秽不堪，
哪怕你们涂脂又抹粉。

这双情意绵绵的手，
它的光泽能叫羊头打转！

在它美丽的手指上
太阳嵌了颗鲜红的宝石。

穷人的一块污迹
把它染成褐色，就象
昨天的乳房，手背
是骄傲的起义者亲吻的地方。

在充满爱情的阳光下，
在握着青铜机枪
穿过起义的巴黎时，
这双奇妙的手，变白了！

啊！有时，神圣的手啊，
我们永远不醒的唇在你那儿颤抖，
一条环节闪光的火链
在你的双拳中呐喊。

天使般的手啊，当有人
想让你褪去褐色，
手指流血，我的心里
掠过一阵奇异的惊颤！

感　觉

在蓝色的夏晚，我将漫步乡间，
迎着麦芒儿刺痒，踏着细草儿芊芊，
仿佛在做梦，让我的头沐浴晚风，
而脚底感觉到清凉和新鲜。

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
一任无限的爱在内心引导着我，
我越走越远，如漫游的吉普赛人
穿过大自然，象携着女伴一样快乐。

元　　音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们，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
A，苍蝇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
围着恶臭嗡嗡旋转，阴暗的海湾；
E，雾汽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
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
I，殷红的吐出的血，美丽的朱唇边
在怒火中或忏悔的醉态中的笑容；

U，碧海的周期和神奇的振幅，
布满牲畜的牧场的和平，那炼金术
刻在勤奋的额上皱纹中的和平；

O，至上的号角，充满奇异刺耳的音波，
天体和天使们穿越其间的静默：

哦，奥美加[①]，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

① "奥美加"是希腊字母，与拉丁字母"O"相当，但在希腊字母表中排在最末，故象征"终极"。

醉　舟

当我顺着无情河水自由流淌，
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
吵吵嚷嚷的红种人把他们捉去，
剥光了当靶子，钉在五彩桩上。

所有这些水手的命运，我不管它，
我只装运佛兰芒小麦，英国棉花。
当纤夫们的哭叫和喧闹消散，
河水让我随意漂流，无牵无挂。

我跑了一冬，不理会潮水汹涌，
比玩得入迷的小孩还要聋。
只见半岛们纷纷挣脱了缆绳，
好象得意洋洋的一窝蜂。

风暴祝福我在大海上苏醒，
我舞蹈着，比瓶塞子还轻，
在海浪——死者永恒的摇床上
一连十夜，不留恋信号灯的傻眼睛。

绿水渗透了我的杉木船壳，——
清甜赛过孩子贪吃的酸苹果。
洗去了蓝的酒迹和呕吐的污迹，
冲掉了我的铁锚，我的舵

从此，我就沉浸于大海的诗——
海呀，泡满了星星。有如乳汁；
我饱餐青光翠色，其中有时漂过
一具惨白的、沉思而沉醉的浮尸。

这一片青蓝和荒诞，以及白日之火
辉映下的缓慢节奏，转眼被染了色——
橙红的爱的霉斑在发酵，在发苦，
比酒精更强烈，比竖琴更辽阔。

我熟悉在电光下开裂的天空，
狂浪、激流、龙卷风；我熟悉黄昏
和象一群白鸽般振奋的黎明，

我还见过人们只能幻想的奇景！

我见过夕阳，被神秘的恐怖染黑，
闪耀着长长的紫色的凝辉，
照着海浪向远方滚去的微颤，
象照着古代戏剧里的合唱队！

我梦见绿的夜，在眩目的白雪中
一个吻缓缓地涨上大海的眼睛。
闻所未闻的液汁的循环，
磷光歌唱家的黄与蓝的觉醒！

我曾一连几个月把长浪追赶，
它冲击礁石，恰象疯狂的牛圈，
怎能设想玛丽亚[①]们光明的脚
能驯服这哮喘的海洋的嘴脸！

我撞上了不可思议的佛洛里达，
那儿豹长着人皮，豹眼混杂于奇花。
那儿虹霓绷得紧紧，象根根缰绳
套着海平面下海蓝色的群马！

---

① 圣母玛丽亚。

我见过发酵的沼泽，那捕鱼篓，——
芦苇丛中沉睡着腐烂的巨兽；
风平浪静中骤然大水倾泻，
一片远景象瀑布般注入涡流！

我见过冰川、银太阳、火炭的天色，
珍珠浪、棕色海底的搁浅险恶莫测。
那儿扭曲的树发出黑色的香味，
从树上落下被臭虫啮食的巨蛇！

我真想给孩子们看碧浪中的剑鱼——
那些金灿灿的鱼，会唱歌的鱼；
花的泡沫祝福我无锚而漂流，
语言难以形容的清风为我添翼。

大海——环球各带的疲劳的受难者
常用它的呜咽温柔地摇我入梦，
它向我举起暗的花束，透着黄的孔，
我就象女性似的跪下，静止不动……

象一座浮岛满载金黄眼珠的鸟，
我摇晃着一船鸟粪、一船喧闹。

我航行，而从我水中的缆绳间，
浮尸们常倒退着漂进来小睡一觉！……

我是失踪的船，缠在大海的青丝里，
还是被风卷上飞鸟不到的太虚？
不论铁甲舰或汉萨同盟①的帆船，
休想把我海水灌醉的骨架钓起。

我自由荡漾，冒着烟，让紫雾导航，
我钻破淡红色的天墙，这墙上
长着太阳的苔藓、穹苍的涕泪，——
这对于真正的诗人是精美的果酱。

我奔驰，满身披着电光的月牙，
护送我这疯木板的是黑压压的海马；
当七月用棍棒把青天打垮，
一个个灼热的漏斗在空中挂！

我全身哆嗦，远隔百里就能听得
那发情的河马、咆哮的旋涡，
我永远纺织那静止的蔚蓝，

① 中世纪欧洲沿海城市的同盟。

我怀念着欧罗巴古老的城垛！

我见过星星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可是我不再哭了！晨光如此可哀，
整个太阳都苦，整个月亮都坏。
辛辣的爱使我充满醉的昏沉，
啊，愿我龙骨断裂！愿我葬身大海！

如果我想望欧洲的水，我只想念
那黑冷的小水洼，到芳香的傍晚，
一个满心悲伤的小孩蹲在水边，
放一只脆弱得象蝴蝶般的小船。

波浪啊，我浸透了你的颓丧疲惫，
再不能把运棉轮船的航迹追随，
从此不在傲慢的彩色旗下穿行，
不在监狱船可怕的眼睛下划水！

泪[1]

远离飞鸟、羊群和女村民，
暖雾笼罩碧绿的午后，
我喝着，跪在柔软的榛树林
围绕的几棵欧石南中。

在这年轻的瓦兹河[2]里我能喝到什么，
无声的榆树，无花的草地，阴沉的天。
我能从芋葫芦里汲取些什么？
几滴无味的金汁，令人冒汗。

我原可当块客栈的烂招牌，
后来，暴风雨变了天，直到夜里。
这是漆黑的地域，湖泊，鲈鱼，

① 兰波在《地狱一季》中改写了此诗。
② 法国河流。

蓝色夜幕下的柱廊，泊船之地。

林中的水在原始沙漠中消失。
风，自天而来，把冰块抛入水塘……
可是，我象个捡金者拾贝人，
说，我并不把喝放在心上！

加　西　河①

陌生的山谷里，加西河
　　默默无闻地流淌；
乌鸦声声把它伴陪，
　　天使悦耳的真嗓；
冷杉剧烈地摇摆
　　当阵阵风儿吹过。

旧日的战争，显赫的花园，
　　已访问过的城堡，
全都与它们讨厌的神秘一起流走：
　　就在河边人们听到
流浪的骑士熄灭的爱情；
　　但愿风儿宜人清新！

① 兰波杜撰的河名。

让行人看看这些栅栏，
他会走得更勇敢。
令人愉快、亲爱的乌鸦，那是
上天派来的森林卫士！
把狡猾的农民从这儿赶走，
他缺肢断腿真够受。

渴 的 喜 剧

一　祖父母

我们是你的祖父母，
　　　祖父祖母！
布满冰冷的汗珠
披着月光和绿茵。
干葡萄酒是最好的慰物！
在毒热的太阳底下
人需要什么？喝。

我　——死在汹涌的河里。

我们是你的祖父母，
　　　在野外居住。
水就在柳树的底下：

潮湿的城堡四周
你看见渠里的那股水流。
一起到贮藏室去；
然后，牛奶和苹果酒。

我　——到奶牛喝水的地方去。

我们是你的祖父母，
　　拿吧，
壁橱里的饮料随便喝；
稀罕的茶和咖啡，
正在壶里滚沸。
你看见这些画像花朵。
我们从墓地里返回。

我——　啊！把所有的壶都喝空！

二　精灵

永恒的水神
　　把甜水划分。
维纳斯，天上的姐妹，
　　把净水搅乱。

流浪挪威的犹太人

　　　　跟我讲讲白雪的美景。

亲爱的老流浪汉，

　　　　跟我讲讲大海的无垠。

我—— 不，不要这纯净的酒，

　　　　不要这水莲作杯；

传说和插图

　　　　都解不了我的渴；

歌手啊，你的代女

　　　　是我的焦渴

亲密无形的七头蛇

　　　　老是捣乱折腾。

三　朋友们

来吧，酒流入滨海，

海浪翻滚不休！

你看见苦涩的开胃酒

从高山之巅流下来！

走吧，听话的朝圣者，

让我们去喝苦艾酒……

我—— 不要这些景色。

醉是什么，朋友们？

我同样，甚至更愿意
腐烂在水塘里，
腐烂在可怕的奶酪下
腐烂在摇曳的森林边。

四 可怜的梦幻

也许有个晚上在等着我
我在某个古城里
安安静静地喝着
高高兴兴地死去：
因为我是个病人！

如果我的病作出退让，
如果我有几个金币，
我将选择北方
还是葡萄的故乡？……
——啊，梦幻真可耻

因为这是空想！

如果我又变成
旧日的流浪汉，
绿色的小客栈
决不会向我开门。

五　结尾

草地上颤抖的鸽子，
看见夜、在奔跑的野兔，
家中禽，水中兽，
最后的蝴蝶！……它们都渴了。

消失在这乱云消失的地方，
——哦！尝到了清新的东西！
在这曙光遍洒的林中
消失在潮湿的紫花里？

晨之佳想

凌晨四点，夏天，
爱的瞌睡还在继续。
小树林下，黎明蒸发了
　　　欢乐之夜的气息。

而那边的大工场里
朝着赫斯珀里得斯①的太阳，
只穿衬衫的木匠
　　　已在挥臂干活。

他们在泡沫的旷野中，不慌不忙，
准备着华贵的屋顶
城市的财富

① 赫斯珀里得斯：太阳神的儿女们。

将在虚假的天底微笑。

啊！为了这些可爱的工人
巴比伦王的良民们，
维纳斯！把情人松开一点吧，
他们的灵魂戴着花冠。

牧人们的王后呀！
给这些劳动者以烧酒吧，
中午，在海上等面包之时，
让他们的力量能够得到平息。

忍　耐　之　乐

五月的旗

椴树的疏枝上
病态的号声消逝。
可精神上的歌
却在醋栗中飞舞。
让我们的血在血管里欢笑，
葡萄树已经相缠相绕。
太空象天使一样美丽。
蓝天与波涛混为一体。
我出去。如果我被光线所伤，
我会死在青苔上。

忍耐或是厌烦
这都很简单。别管我的痛苦。

我愿激动人心的夏天
把我拴在它命运的车上。
大自然啊，再靠你近些吧，
——我远不孤单，远不空虚！——我死去。
而牧人们，这真滑稽，
却就死在世人旁边。

我真想让四季把我耗尽。
大自然啊，我奔向你；
我的饥饿和所有的渴意。
请你，给我解渴充饥。
没有什么能使我想入非非；
笑对太阳也就是笑对亲人，
可我不想对任何东西微笑；
但愿这不幸能无拘无束。

最高之塔的歌①

慵懒的青春
受一切奴役，

---

① 兰波在《地狱一季》中改写了这首诗。

由于挑剔
我浪费了生命。
啊！回来吧，
那心心相爱的日子。

我对自己说：走吧，
别让人家看见你；
别指望得到
最大的欢喜。
愿什么都挡不了
你庄重的隐退。

我竭力忍耐
直至永远忘记；
恐惧与痛苦
已烟飞云灭。
肮脏的渴意
把我血管沾污。

如同一片草地
被交付给遗忘，
长高了，布满
香花与野草，

成百只肮脏的苍蝇
在那儿嗡嗡轰响。

啊！成千的寡居者
灵魂如此可怜，
他们心中
只有圣母的形象！
是否要向
玛丽亚祷告？

慵懒的青春
受一切奴役，
由于挑剔
我浪费了生命。
啊！回来吧，
那心心相爱的日子！

永　恒

它已被找回。
什么？——永恒。
这是大海
与太阳同行。

警觉的灵魂，
我们悄悄诉说
这样虚无的黑夜
以及火热的白天。

你摆脱了
人类的赞同，
一致的冲动，
随心奋飞。

因为，绸缎的灰烬啊，
责任，只源于你，
无人能说：
总算完结。

它已被找回。
什么？——永恒。
这是大海
与太阳同行。

黄金时代

总有个声音

天使般柔美
——指的是我，——
在慷慨陈辞：

这成千个问题
五花八门，
其实，它们只能造成
狂热和疯癫；

承认这如此欢欣
如此易懂的措辞：
这只是海浪，植物，
是你的家庭！

然后她歌唱。哦
如此易懂，如此欢欣，
肉眼就能看清……
——我与她一起唱，——

承认这如此欢欣
如此易懂的措辞，
这只是海浪，植物，
是你的家庭！……

然后有个声音
——天使般柔美！——
指的是我，
在慷慨陈辞；

马上开始唱
象呼吸一样：
带着德国口音
可饱满而热情：

世界充满邪恶；
愿你感到惊奇！
生活吧，把难喻的不幸
留给大火。

哦！美丽的城堡！
你的生命多么辉煌！
你处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我们伟大的兄弟
豪华的大自然！……

我也歌唱，我：

多种多样的姐妹！

声音一点不公开！

包围我吧

用可耻的荣耀……

新　婚　夫　妇①

房间对着灰蓝色的天空敞开，
没有空地方，小盒子与大木箱！
外面的墙上布满碧绿的植物
小妖精的牙齿在那嗑嗑作响。

愿这种浪费和徒劳的混乱
完全是精灵们的伎俩！
这是提供桑椹的
非洲仙女，是墙角的蛛网。

---

① 诗中明显地涉及到三个人：魏尔伦、马蒂尔德和兰波。但“新婚夫妇”到底指哪两人？从文句上来看应该是魏尔伦和马蒂尔德，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指的是魏尔伦和兰波这对同性恋者。诗中有一句“他们将跟狡猾的鼠打交道”，不少版本都注道：“狡猾的鼠”指的是马蒂尔德，因为魏尔伦曾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老鼠公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即“新婚夫妇”）就有可能指魏尔伦和兰波了。

来了许多人，不满的媒婆们
一道道光线射进了厨房，
然后呆在那儿！夫妇不在
这不太象话，什么都没干。

当他们分离时，
风一直在此欺骗丈夫。
甚至水精也恶意地进来
在夫妇的私生活里游荡。

夜，女友，哦！蜜月
将收集他们的微笑，
用千万根铜条把天布满。
接着，他们将跟狡猾的鼠打交道。

但愿不会有苍白的鬼火，
象晚祷后别来一声枪响。
——伯利恒①白色的圣灵啊，
不如去迷惑他们蓝色的窗！

① 伯利恒：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位于耶路撒冷的南面，据说是以色列王大卫的故乡。耶稣也出生在伯利恒

鸡冠花的花坛……

鸡冠花的花坛
直至朱比特①美丽的宫殿。
——我知道是你，在这些地方，
混杂了你撒哈拉的浅蓝！

阳光下的玫瑰、冷杉和藤
在此都有自己圈起来的地盘，
小寡妇鸟的笼子！……
什么样的
鸟群呀！哦，咿哎噢，咿哎噢！……

——宁静的房屋，旧日的爱情！
由于爱而疯了的女人的凉亭。

① 朱比特：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玫瑰后面，朱丽叶①
阴暗、低矮的阳台。

——朱丽叶，使人想起昂里埃特②，
可爱的火车站在山的中心，
就象在果园深处，
千百个蓝魔在那空中跳舞！

绿色的长凳上，白皙的爱尔兰姑娘
弹着吉它，歌唱暴风雨的天堂。
然后是圭亚那③餐厅
儿童和鸟笼的交谈。

公爵的窗户使我想起
蜗牛与黄杨的恶味，
黄杨睡在那边的阳光下。
太美了！太美了！我们别作声。

---

① 朱丽叶：莎士比亚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② 昂里埃特(1644—1670)：英国公主，嫁路易十四的兄弟菲律蒲·奥尔良，才华出众。后服毒自杀。

③ 圭亚那：拉美国名。

——大街上既无活动又无买卖，
静悄悄的，所有的悲剧喜剧，
没完没了的场次的会聚，
我认识你，默默地把你欣赏。

布鲁塞尔　雷让大街

她 是 舞 女

她是舞女？……曙光一露
她就将消逝，如同残花……
人们感到极为繁荣的城市
在辉煌的大地前面呼吸！

太美了！太美了！但这有必要
——为了渔妇和海盗的歌，
也因为最后的面具还相信
纯洁的海上夜的欢乐①！

---

① 天一亮，梦就消了。但残梦仍在记忆中萦回。对兰波来说，现实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梦幻世界的出发点。

饥 饿 之 乐

我的饥饿，安娜，安娜，
骑上你的驴逃吧。

要是我有胃口，
我只尝泥土石头。
沙沙沙！我吃着空气、
生铁、泥土和岩石。

饥饿啊，回过头来，去啃
　　麸皮的牧场，
去吸牵牛花可爱、颤栗的
　　毒液；
去吃穷人压碎的砾石，
去吃教堂里古老的石头，
去吃卵石，洪水之子，

和躺在灰谷里的面包！

我的饥饿呀，这是浊气的尽头；
　　　钟声悠悠的蓝天；
——这是折磨着我的肠胃，
　　　这是不幸。

泥土上出现了树叶：
我向熟透的水果走去。
我在犁沟深处
采着紫花野苣。

你 听 到……

你听到
如同鹿鸣
四月的洋槐边
豌石的绿支架！

在它的净雾里，
向着月神！你看见
旧日的圣人们
在摇头晃脑……

远离晶亮的石磨
海角，美丽的屋顶，
这些可爱的古人们
想要这阴险的春药……

可是，这夜间
散发出的雾气，
既非来自上天，
也非出自教堂！

可他们呆在，
——西西里，德国，
正好呆在
这苍白的愁雾里！

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①]

如果太阳想离开这河岸就让它滚！
快逃，闪亮的洪水！这里有路荫。
暴风雨豆大的雨滴首先痛击
摇曳的柳树和古老的宫院。

成百的羔羊啊，牧歌中黄色的士兵，
快从水渠和瘦弱的欧石南里
逃跑！平原，沙漠，远天和草地
都成了暴风雨红色的梳妆台！

黑色的狗，外套被淹的棕肤羊倌，
快逃离闪电密集的时辰；
金色的羊群啊，当黑影与硫磺来此畅游，

① 标题源于法国剧作家斯克里伯(1791—1861)的歌舞剧。

设法逃入更安全的蔽身之处。

可我，上天啊！我的魂已出窍，
红色的冰天之后，
我仰望头顶的云层
象铁路在辽阔的索洛涅① 上空飞奔。

古老的欧洲是游民会聚的地盘，
这暴风雨施威的庄严之午
带来了几千头狼，几千颗
野生种子，也没忘掉草藤。

然后是，月亮！到处都是陆地，
红红的脸膛，头朝黑天，士兵们
慢慢地骑着他们苍白的战马！
石块在这群傲者的脚下卡卡作响！

——我将看到黄色的森林，明亮的山谷，
蓝眼的妻子，红额的男人，啊，高卢，
复活节洁白的羊羔，在他们可爱的脚旁，
——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基督！
田园诗的结束。

---

① 巴黎盆地南部的沙质和粘土地区。

耻　　辱①

只要剑不劈掉
这白花花的大脑，
这团从无新意
又腻又绿的东西，

（啊！他，该劈掉
鼻子、嘴唇和耳朵，
劈掉自己的肚子！
丢弃双腿！哦，真妙！）

可是，不，真的，我相信

---

① 诗人用嘲讽的口吻模仿了母亲（或魏尔伦）对他的咒骂。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诗人的自我解剖，他要更新"旧我"，创造"新我"，成为一个"通灵者"。

只要不用剑劈他的头，
不用石块砸他的腰，
不用火烧他的内脏，

这讨厌的孩子，
如此笨的畜牲，
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捣鬼和反叛

象落基山脉上的猫，
不会停止污染四周的空气！
可当他死的时候，哦，我的上帝！
有几声祈祷升起！

回　　忆①

一

晶亮的水；如孩子咸咸的眼泪，
阳光下突然冲进女人的白体；
在少女们蔽身的墙脚
成团的丝绸，洁白的百合，焰形小旗；

天使们的嬉闹；——不……流动的金水，
摇晃着草臂，漆黑，沉重，尤为清凉。
阴森的草，在把蓝天叫做床顶之前②，

---

① 兰波与母亲。妹妹去河边散步。他盯着水中的倒影，陷入幻境之中。

② 此句兰波原诗为“avant le ciel bleu pour ciel de lit, appelle…”。有人以为“avant”是“ayant”之误，便擅自改动，据专家考证分析，avant是对的。

就已把山岗和桥拱的阴影称作床帘。

二

啊！潮湿的方砖吐出透明的水泡！
河水用苍白无尽的金光装饰备好的床铺。
女孩草绿的裙子已经褪色
变成杨柳，自由的飞鸟从那纷纷跳出。

温暖的黄眼皮，纯过金路易①
驴蹄草——你的夫妻誓约，哦，妻子！——
短暂的正午，在灰色的暖天
可爱的红日嫉妒暗淡的镜子。

三

夫人笔直地站在附近的草地上，
干活的小孩们在那飘落；她手执
女用阳伞；踩着小花，得意洋洋；
孩子们在鲜花盛开的绿草地
读着红皮书！唉，他，就象是
在路上分道的千百个白衣天使，

① 法国钱币，一路易相当于二十个法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消。

从那远离高山！人走了以后，
河水又冷又黑，郁郁地流！

四

惋惜净草茂密鲜嫩的手臂！
惋惜神圣的河床中春天的月亮！
欢喜河边荒芜的小道，当八月的夜
萌发了这些秽物，那又该多悲伤！

现在，就让小河在墙脚哭泣吧！
那上面杨树的呼吸是唯一的和风。
然后是灰色的一片，没有反光和源泉，
一个渔翁在忙着，船儿一动不动。

五

这愁水中的玩物，我无法抓到，
哦，静止的小船！哦！胳膊太短！
纠缠我的黄花，灰水亲近的蓝花，
这花那花，我一朵都摘不到。

啊！翅膀从柳树上抖下的灰！
久遭折磨的芦苇上的玫瑰！
我的小船，总是不动；它的铁链

落在这无边的水底，——哪块泥上？

哦，季节……

哦，季节，哦，城堡
哪个灵魂无过错？

哦，季节，哦，城堡，

无人能避开的幸福
我作过神奇的研究。

哦，幸福万岁，每当
高卢公鸡啼唱的时候。

可是！我再无欲望，
我的生命充满了幸福。

这魅力！攫取了灵与肉，

并把一切精力驱逐。

从我的话里弄懂了什么？
让这话飞逃隐没！

哦，季节，哦，城堡！

（如果不幸把我带走，
我肯定要倒霉发愁。

唉！它的蔑视
得把我交付最快的死！

——哦，季节，哦，城堡！）

马拉美

斯特凡·马拉美(Stèphane Mallarmè,1842—1898）的诗作不多，但诗歌理论很系统，很典型。由于他的诗晦涩难懂，人们把他称为“神秘诗人”、“梦幻诗人”。

马拉美生于巴黎的一个职员家庭，五岁丧母，父亲再婚，他和妹妹由外祖父抚养。家庭的不幸使他在学校里成了受气包。十五岁那年与他情同手足的妹妹和他暗中爱慕的女友相继去世，这一系列打击，使本来就很内向、孤僻的马拉美变得更为沉郁。为了排忧解愁，他埋头读书，在书中寻求安慰。中学毕业后，他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在某机关当了临时雇员。

1862年对马拉美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一年，他辞掉了他不喜欢的公职，并且开始发表诗歌和文章。这年夏天，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德国女教师

玛丽·瑞拉尔，两人一同赴伦敦学英语。马拉美回国后在外省教了七年书，业余研究和创作诗歌。1864年他着手写《爱洛狄阿德》，次年开始写《牧神的午后》。这两部长诗写写停停，修修改改，几年后才发表。

1870年，马拉美返回巴黎，先在图书馆帮忙，后来重新执教，直至1894年退休。八十年代后，由于魏尔伦和休斯曼的推荐和介绍，马拉美渐渐成名，家里夜夜宾客盈门，尤其是每星期二，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聚集在他家客厅里讨论问题、研究作品，这就是当时传为佳话的“马拉美的星期二”。八十年代后期，马拉美汇集过去的诗作，出版了《诗集》。同时，他还翻译了一些爱伦·坡的作品。1896年，马拉美继魏尔伦之后被选为“诗歌王子”。次年，他发表了《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这首奥如天书的诗给他的创作圈上了终结的句号，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显　　现

月色凄凄。赛拉芬们①陷入梦中，
花雾的宁静里，她们含泪执弓，
用断肠的提琴拉出苍白的哭泣，
这呜咽滑行在云彩朵朵的天际。
——这是你用初吻祝福的日子。
我那爱把自己折磨的梦想
娴熟地陶醉于悲哀的芳香，
悲哀呀，竟不带悔恨与失望，
一任采了梦的心去把梦采撷。
于是我游荡，眼盯着破旧的马路，
当你头发披着阳光，在夜里
在街头，笑着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相信看到了头戴辉冠的仙女，

---

(1)　赛拉芬：意大利古画中的乐仙。

在我这顽童的酣睡里，过去
她曾路经，她让馥郁的白色星束
从半拢的手中纷纷扬扬地飘落。

窗

厌倦了凄凉的医院和恶心的香气，
单调的白窗帘里弥漫着的这气味
朝空墙上烦闷的大十字架侵袭，
阴郁的垂死者拱起衰老的脊背，

他爬行着，不是去暖那身腐肉
而是想看看照着石头的阳光，
他把白发和瘦脸上的老骨头
贴在灿烂的艳阳烤灼的窗上。

发烧的嘴，露出对蓝天的渴盼，
正如年轻时，它吸取处女的肌肤，
它的珍品！他用一个苦涩的长吻
把温暖的金色玻璃玷污。

他陶醉其中，忘了药剂、挂钟、
可怕的圣油、折磨人的病床，
还有咳嗽；当夕阳把屋顶染红，
他的眼睛，在沐浴着晚霞的远方，

看见了美如天鹅的金色战船，
摇着吃水线边绚丽的黄光
在紫红芬芳的水面闭目养神
晃晃悠悠地陷入回忆和遐想！

他讨厌那帮灵魂冷酷的家伙
他们在幸福中猎狩，只顾自己享乐，
他们执意寻找这种秽物
把它献给哺乳的妇女，

我飞跑，我紧紧抓住每个窗子
我在那超脱了人生，受到祝福，
那窗玻璃，永恒的朝露把它洗涤，
染黄它的，是无限的纯净之晨

我对窗照照，见自己已成天使！我死了，
——愿玻璃是艺术，是神秘的奇物——
我愿复活，把我编成冠冕的梦，

带到美之花盛开的前世的空中！

可是，唉！人世强大：有时
它一直纠缠到这安全之处，
让我作呕，邪恶吐出的肮脏东西
迫使我面对太空把鼻子捏住。

啊，我这受尽苦难的人，是否
凭借这被辱的怪物击破玻璃，
拍动无羽毛的翅膀高飞远走
——冒着在永恒中坠落的危险？

太　空

永恒的太空那晴朗的嘲讽
慵美如花，压得无力的诗人
难以忍受，他透过悲痛
贫瘠的荒漠，咒自己的才能。

逃跑，闭上眼睛，我感到太空
带着震惊的内疚在把我注视，
我心空空。往哪逃？什么惊恐之夜
能把碎片，甩向这令人伤心的轻蔑？

雾啊，升起来吧！把你们单调的灰烬
和褴褛的长雾全都倾倒在
被秋季灰白的沼泽淹没的天庭①

---

① 此处有的版本为"把……长雾倾倒在天庭，雾将淹没秋季灰白的沼泽。"其实，这里不是指雾淹没沼泽，而是让沼泽里升起来的雾去淹没太空，以遮住太空那晴朗的嘲讽。

筑起一个巨大宁静的华盖！

你，来自忘河的亲爱的烦恼
沿途找了些淤泥和苍白的芦竹，
以便用从不疲倦的手，把小鸟
恶意穿出的蓝色大洞一个个堵住。

还有！愿悲愁的烟囱不停地
冒烟，炭黑如飘浮的牢房
拖着可怕的黑色雾气
遮住天际垂死的昏黄太阳！

——苍天已死。——朝着你，我奔跑。
　哦，物质，
让他把罪孽和残酷的非份之想忘掉，
这殉难者来这里分享
幸福的牲口般的人卧躺的垫草，

既然我空空的大脑最终象
扔在墙角的化妆品盒子，
不能再打扮我哭泣的思想，
我愿在草上悲伤地打着呵欠，面对黑暗的
　死……

有何用！太空胜了，我听见它
在钟里歌唱。啊，我的灵魂，
也出了声，那可恶的胜利更使我害怕，
它来自活泼的金属，披着蓝色的钟声！

它穿过雾气，仍象从前那样
如一把利剑，刺穿你本能的苦痛；
在这无用的罪恶的反抗中逃往何方？
我被纷缠[1]。太空！太空！太空！太空！

① 这四个字原文为斜体。

诗的馈赠①

我给你带来了依杜美②之夜的孩子！
长着血淋淋黑漆漆无羽毛的白翅膀，
透过芬芳和金光烤就的玻璃，
透过冰冻的，唉！依然忧郁的玻璃窗，
黎明扑向天使般的灯，棕榈叶！
当它把一夜的成果
展现给这带着敌意微笑的父亲，
湛蓝不育的孤独吓得发抖。
啊，摇篮边的母亲，你带着女儿
用冰冷的脚的天真，迎接这可怕的降生：

① 诗人把诗与新生的女儿作对比。曙光来临，梦幻飞逝，夜间的创作活动停止了。他看看刚喂过奶的女儿，又看看自己刚写的诗，发现自己的诗是那么苍白、无力，他也渴望营养，渴望精神上的乳汁，但谁能给他以满足呢？

② 伊杜美：以东的家乡，在巴勒斯坦，诗人刚创作的《爱洛狄阿德》，其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你的声音唤起了提琴和键琴，
你是否将用干瘪的手指把乳房挤摁？
那里流出的神秘的白色液体是否为
被纯洁的蓝天饿坏的嘴唇准备？

敲　钟　人

当嘹亮的钟声苏醒
穿过早晨纯净、明彻和幽深的空气
来到孩子身旁，为了寻找开心
孩子在熏衣草和九里香中把经文念起，

惊醒的鸟儿嗖嗖地从敲钟人身边飞过，
他哀伤地坐在，低吟着拉丁文
紧系着旧绳的石头上，
只听见遥远的当当钟声。

我就是这敲钟人。唉！多欲的夜晚，
我徒劳地拉绳把理想的钟儿敲起，
忠诚的羽毛在冷冰的罪孽中戏玩，

声音只断断续续地传来，挖着洞！

可有一天，厌烦了枉然的敲钟，
哦，撒旦，我将踢开石头，吊上自己。

回　　春

病怏怏的早春忧伤地把冬天
驱走，明净的冬天，明朗艺术的时季，
在我被忧郁的血主宰的身体里
无力伸着懒腰，打着长长的呵欠。

苍白的黄昏在我面前温凉
铁圈如古老的坟墓紧箍着我的头
悲哀地，我在朦胧的美梦后漫游，
踏着田野，一片生机在那荡漾

然后，我无力地跌入树香，厌倦地，
用脸挖一个洞穴，去装我的梦，
我咬着长出丁香的温暖的大地，

我茫然地，等待着烦恼升起……

—— 而太空在篱笆上笑着，还有
许多醒来的鸟儿，正对太阳啁啾。

圣　　女

窗上，苍白的圣女抱着
闪闪发光的古提琴
那色泽已褪的旧檀木，
从前是笛子和曼陀铃，

窗上，苍白的圣女摊开
又老又旧的祈祷书
翻到流畅的“圣母颂”，
从前中晚祷时才朗读：

夜间天使用翅膀
制成的一把竖琴
在圣台的玻璃上
擦掠而过，轻轻

这默不作声的乐师，
不用古木，不用旧书
只凭那灵巧的手指
把羽毛的乐器弹拨。

窗帘上的白色花边……

窗帘上的白色花边
消逝在黑暗与光明
最后的相持里，象亵渎神灵
只露出总是缺床的房间。

这团白色的花边
乱纷纷互相争执，
它贴着苍白的玻璃
轻轻飘动仍可看见。

可在爱幻想的诗人家里
曼陀铃郁郁寡欢地
在乐器的共鸣箱中休眠

就象在某些窗里

如想把后代繁衍，
只能靠自己的肚子。

受罚的小丑

我的双眼是一对湖，湖上
只有我复活的狂喜在闪动
与怪模怪样的小丑不同，
我在帆布的墙上挖了个窗。

叛逆的游者心澄如水，四肢搏动
不住地跳，把无为的哈姆莱特①
蔑视！波涛里我改造了上千个
坟墓，以便能贞洁地消失其中。

带把的铙钹使我又怒又喜，
太阳突然照亮了我的裸体
这肉体清新、纯洁、色泽如珠，

① 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

皮肤的旧夜啊，当您经过我身边时，
难道不知，负心的家伙！我全部的圣物
就是这被冰川的恶水淹没的胭脂。

夏　愁

太阳，在沙滩上，哦，睡着的女斗士，
烧热了疲倦的浴水，你的金发
晒去了你敌意的脸上的香气，
还把爱泉和眼泪互相混杂。

这白色的光芒又暂为减弱
使你忧伤地说，哦，我胆怯的吻，
“我们决不会只是古老的沙漠
和幸福的棕榈下躺着的死人！”

可你的头发是条温暖的小河，在那里
缠得我们不宁的灵魂默然消逝
你不熟悉的死也浮在水上！

你泪水冲涮的脂粉我将品尝，
看它是不是能够让你的心
变得象蓝天和石头一样无情。

天　鹅

纯洁、活泼、美丽，它今天
是否将扑动狂醉的翅膀，撕破
这被遗忘的坚湖，白霜下面
未曾飞翔透明的冰川①，在那踯躅！

旧日的一只天鹅想起自己
曾那样英姿勃勃，可如今无望逃走
因为当不育的冬天带来烦恼的时候
它还没有歌唱一心向往的天地。

这白色的飞鸟痛苦不堪
它否定太空而成囚犯，
它抖动全身，却不能腾空飞起。

① 指白色的天鹅。

它纯净的光辉指定它在这里，
这幽灵一动不动，陷入轻蔑的寒梦，
无用的流放中天鹅拥有的轻蔑。

爱伦·坡[1]的坟墓

犹如永恒最终改变了它自己，
诗人也用一把脱鞘的剑
唤醒他恐慌的世纪，那不懂得死亡
在这奇怪的声音中胜利的世纪！

象从前的多头蛇，听到天使
赋于人间字眼以最纯的意义时
卑微的一跳，他们大声嚷嚷
说那是可耻的浊流中狂饮的巫术[2]。

啊，天地都与他为敌，对他发怒！
别去雕凿他光闪闪的坟墓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② 爱伦·坡的敌人污蔑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酗酒。

用来装饰的这块坚硬之石，

惨遭恶难自天而落的石头，
愿这沉默的岩石至少能够
把未来恶毒的咒骂制止！

花

从古老的太空崩下的金雪里，
在落雪不断、混沌初开的那天
为了依然年轻、未受灾难玷污的大地
你曾摘取了一朵朵巨大的花萼，

浅黄的菖兰，停着细颈的天鹅，
这流放的灵魂神圣的月桂
红似赛拉芬纯净的脚趾
那是行走的朝阳用羞涩所染，

风信子，光采夺人的爱神木，
宛如女人的肉体，残忍的玫瑰，
饰以花园中鲜花的爱洛狄阿德，
残暴耀眼的血把她浇灌！

洁白的百合抽泣流泪
滑行在被它划破的叹息的海洋
穿过苍白的天际和蓝色的香味
梦思悠悠地奔向哭泣的月亮!

赞美歌萦绕在乐器和香炉里,
圣母,我们圣所花园的赞美歌!
愿回声在苍天的黑夜中消逝,
月光的狂喜,神像光环的闪烁!

哦,圣母,你用正义强壮的胸脯,
为被生活折磨、疲乏的诗人,

造出了照见未来面容的圣餐杯,
和带着死亡香味的巨大花朵。

叹　息

我的灵魂，安静的妹妹呀，飞向你的额
　头，
铺满雀斑的秋天在那梦思悠悠，
飞向你天使般的眼睛，飘动的云天，
就象忧郁的花园里白色的喷泉
忠诚地，向着太空叹息！
——向着苍白纯洁的十月恻隐的太空，
太空无边的委靡映照在巨大的水塘，
它让昏黄的太阳在死寂的水上
拖着长长的光芒，枯叶在那儿
随风而漂，划出一道冰冷的犁沟。

爱洛狄阿德[1]（选译）

奶　妈

是你！或许是我在这里见到了公主的影
　子？
把你的手指和金戒放在我唇上，别再
行走在神秘的岁月里……

---

① 爱洛狄阿德是犹太公主，爱洛德一世的孙女。她先嫁给叔父爱洛德·菲律浦，后又嫁给另一个叔父爱洛德·昂底巴士。她的这种行为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爱洛狄阿德借昂底巴士之手，杀死了带头反对她的施洗约翰。

和浮士德和唐璜一样，爱洛狄阿德成了历代文学家、艺术家创作的对象，文艺家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爱洛狄阿德。在文学领域，福楼拜的小说《爱洛狄阿德》和马拉美的同名长诗最为著名。马拉美的这部长诗（未竟）分三大部分，这里选译的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

爱洛狄阿德

往后退。

我纯洁的头发如金色的波浪
浸泡着我孤独的身躯，并用恐惧
把它冻僵，我的头发泛着光亮
永世长存。女人啊，一个吻就会让我死去
如果美不是……

被什么东西

诱惑，先知们哪个被忘的早晨
在沉郁的远处，投下凄愁的狂欢，
这我知道？冬天的奶妈呀，你看见
我在铁铸石垒沉重的监牢下面
与苍老的狮子作伴度着野兽的岁月，
我两手无损，命定地走在
这旧日的君主温馨的沙漠里：
但你是否还看见我是如何的恐慌？
我停下脚步，梦想着流放，
如同在水池旁，喷泉把我迎接，
我采撷着心中苍白的百合，而狮子们
喜欢用眼尾随着无力的花瓣
穿过我的梦，默默地飘落，
它们撩起我慵懒的裙子，看着我

能够平息大海的双脚。
安静些，你，你衰老的肉在颤栗，
过来吧，我模仿的发式
过于粗野，使你害怕了，
既然你不敢再看我，
帮我在镜前随便梳梳。

奶　妈

如果您不要这密封的瓶里，
馥郁的没药，我的孩子，
您是否想试试诱人的玫瑰香精
非凡的功效？

爱洛狄阿德

　　放下这些香精！你不知道
我恨它们，奶妈，你想让我感到
它们的醉意淹没我昏沉的头脑？
我不愿让我的头发变成花朵
芬芳四溢，使人忘却世间的苦痛，
我愿它是金子，永与香料无缘，
它在残忍的光里，在灰暗的白色中，
观察着金属贫瘠的寒冷，
映出你们的模样，我孤独的童年以来，

故乡墙上的珠宝、武器和花瓶。

奶　　妈

对不起！王后啊，岁月，从我苍白的理智
　中
抹去了您的忌讳，就象一本旧书，或……

爱洛狄阿德

够了！拿着镜子，站我面前。
　　　　　　　　　　　哦，镜子！
被烦恼冻结在框架里的冷水
多少次，又有多久，遭梦幻之罪
你来寻找我的回忆，它就象
你幽深的镜底落叶张张，
我出现在你面前，象个遥远的影子，
但是，可怕呀！晚上，在你庄严的泉水
　里，
我清晰地看见了自己散乱的梦！
奶妈，我美吗？

奶　　妈

　　　　　　　　真的，象颗星星
可这绺头发垂下来了……

爱洛狄阿德

把你的罪行
停止，它冷却我流向源头的血，把手
拿开，十足的亵渎：啊！告诉我
使你这样惊恐的是哪个恶魔？
这吻，这散发的香气，我该说吗？
哦，我的心，这只更为可恶的手，
因为你想，我相信，你想碰我，
是不在钟楼上遭难就不会结束的一天……
哦，爱洛狄阿德恐慌地注视的日子！

奶　妈

奇怪的时光，老天究竟要你防范什么！
您游荡，新的狂怒，孤独的影子，
您恐惧地看着早熟的自己；
可您总那么可爱，如同一朵不谢的花，
哦，我的孩子，您美似天仙，
就象……

爱洛狄阿德

可你不会碰我吧？

奶　　妈

……命运告诉他

您的秘密的人，我愿帮助他。

爱洛狄阿德

噢！住口！

奶　　妈

他有时会来吗？

爱洛狄阿德

纯洁的星星

别听她的！

奶　　妈

怎么，您不但呆在

黑暗的恐惧中，还要更无情地

陷入梦幻，祈求上帝让您的美貌

把您等待！您心存烦恼，

您罕见的丽质和空幻的神秘

究竟为谁而备？

爱洛狄阿德

为我自己。

奶　妈

悲哀的花朵孤独地生长，它无需
别的激情，只麻木地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爱洛狄阿德

走开，留着你的嘲讽和怜悯。

奶　妈

可您得说个明白：噢，不，天真的孩子，
总有一天，这高傲的轻蔑会衰减无力。

爱洛狄阿德

但受狮子们尊敬的我，谁又敢碰？
况且，我不要人类的一切，如果你
见我僵立着，双眼在天堂里迷失，
那是我在回忆从前吮过的你的乳汁。

奶　妈

可悲的受害者，只对命运敞开！

爱洛狄阿德

是的，是为了我，为了我，我孤独地，盛
　开！
在眩目博学的深渊
深深地埋藏着的紫晶园，
在原始大地的沉睡里
仍闪着暗光的神秘的金子，
还有你们，把柔和的光泽
借给我纯珠般眼睛的宝石，
给我青春的秀发增添光彩
和风度的首饰，你们明白！
至于你，诡诈岁月里出生的女人，
专与神秘的预言者为难，
你竟谈起了人！照你的意思，
我洁白的裸体之所以颤栗，
是因为裙上的花，浓郁的香气，
我有言在先，如果夏日温暖的太空，
向着它女人本能地摘去面纱，
看见我身着白裙羞涩地抖动，

我将死去！

　　我喜欢当处女的恐惧，我愿意
生活在头发给我带来的惊怕里
以便能在夜晚，贞洁地退到床上，
纯真的女人，感到你颤巍巍的白色寒光
在我无用的肉体上闪熠
你呀，一身贞洁、行将消逝、
到处是冰块和恶雪的白色之夜！
啊，你孤独的妹妹，我永生的姐姐，
我的梦飞向你：我多么渴望
自己的心能这般晶莹透亮，
我仿佛独自来到素洁的故地
周围的一切，都生活在镜子的酷爱里，
安睡的镜子把爱洛狄阿德照见
她闪着钻石般晶亮的双眼……
啊，最后的魅力，是的！我感到了，我独
　自一人。

奶　妈

夫人，那您想去死？

爱洛狄阿德

不，可怜的长辈，
安静些，你走吧，原谅这颗坚硬的心，
离开之前，请把百叶窗关紧，
幽深的玻璃里天使般的太空笑微微
可我，我恨这美丽的蓝天！

海水
在汹涌，难道你不知，那边有个地方
阴森森的天空闪着维纳斯仇视的目光，
这女神，夜间在树叶里燃烧；
我要前往那方。

再点着
这些蜡烛，你幼稚地说，火苗幽幽
虚幻的黄光里奇异的蜡泪在滴流
那……

奶　妈

怎么样？

爱洛狄阿德

永别了。

　　　　你们在撒谎，哦，我的双唇
光秃秃的花朵！

　　　　我等待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也许我听不懂你们的叫喊和这神秘，
你们发出的悲泣，那么凄厉
就好象睡梦中的小孩
终于要和他冰冷的钻石分开。

海　风

肉体含悲，唉！而书已被我读完。
逃避吧！远走高飞！我感到鸟儿醉酣，
飘在陌生的海沫和天空之间！
任何东西，不论是映入眼帘的老花园，
夜啊夜，不论是我凄冷的灯光
照在保卫着洁白的一张白纸上，
或是给婴儿哺乳的年轻的爱人，
或留不住这颗海水浸透的心。
我去了！轮船摇晃着全副桅杆，
起锚吧，驶向异国风光的自然！

烦闷啊，因冷酷的希望而更悲切，
却仍然相信手帕最后的挥别！
船桅邀请着狂风，呼唤着激浪，
也许它会被风压弯，在沉船之上——

沉船呵，无桅，无桅，也无富饶的岛国……
但我的心听啊，且听那水手之歌！

牧神的午后（牧歌）

牧神：

林泽的仙女们，我愿她们永生。

多么清楚

她们轻而淡的肉色在空气中飞舞，

空气却睡意丛生。

莫非我爱的是个梦？

我的疑问有如一堆古夜的黑影

终结于无数细枝，而仍是真的树林，

证明孤独的我献给了我自身——

唉！一束祝捷玫瑰的理想的假象。

让咱们想想……

也许你品评的女性形象

只不过活生生画出了你虚妄的心愿！
牧神啊，幻象从最纯净的一位水仙
又蓝又冷的眼中象泪泉般涌流，
与她对照的另一位却叹息不休，
你觉得宛如夏日拂过你羊毛上的和风？
不，没有这事！在寂静而困倦的昏晕
　中，
凉爽的清晨如欲抗拒，即被暑气窒息，
哪有什么潺潺水声？唯有我的芦笛
把和弦洒向树丛；那仅有的风
迅疾地从双管芦笛往外吹送，
在它化作一场旱雨洒遍笛音之前，
沿着连皱纹也不动弹的地平线，
这股看得见的、人工的灵感之气，
这仅有的风，静静地重回天庭而去。

啊，西西里之岸，幽静的泽国，
被我的虚荣和骄阳之火争先掠夺，
你在盛开的火花下默认了，请你作证：
“正当我在此地割取空心的芦梗
“并用天才把它驯化，远方的青翠
“闪耀着金碧光辉，把葡萄藤献给泉
　水，

“那儿波动着一片动物的白色，准备休息，
“一听到芦笛诞生的前奏曲悠然响起，
“惊飞了一群天鹅——不！是仙女们仓惶逃奔
“或潜入水中……”

一切都烧烤得昏昏沉沉，
看不清追求者一心渴望的那么多姻缘，
凭什么本领，竟能全部逃散不见？
于是我只有品味初次的热情，挺身站直，
在古老的光流照耀下形单影只，
百合花呀！你们当中有最纯真的一朵。

除此甜味，她们的唇什么也没有传播，
除了那柔声低语保证着背信的吻。
我的胸口（作证的处女）可以证明：
那儿有尊严的牙留下的神秘的伤处，
可是，罢了！这样的奥秘向谁倾诉？
只有吐露给向天吹奏的双管芦笛，
它把脸上的惶惑之情转向它自己，
在久久的独奏中入梦，梦见咱俩一同
假装害羞来把周围的美色逗弄，

让美和我们轻信的歌互相躲闪；
让曲调悠扬如同歌唱爱情一般，

从惯常的梦中，那纯洁的腰和背——
我闭着双眼，眼神却把它紧紧追随——
让那条响亮、虚幻、单调的线就此消
　逝。

啊，狡诈的芦笛，逃遁的乐器，试试！
你快重新扬花，在你等待我的湖上！
我以嘈杂而自豪，要把女神久久宣扬；
还要用偶像崇拜的画笔和色彩
再次从她们的影子上除去裙带。
于是，当我把葡萄里的光明吸干，
为了把我假装排除的遗憾驱散，
我嘲笑这夏日炎炎的天，向它举起
一串空葡萄，往发亮的葡萄皮里吹气，
一心贪醉，我透视它们直到傍晚。
哦，林泽的仙女，让我们把变幻的回忆
　吹圆！
“我的眼穿透苇丛，射向仙女的颈项，
“当她们把自己的灼热浸入波浪，
“把一声怒叫向森林的上空掷去，

“于是她们秀发如波的辉煌之浴
“隐入了碧玉的颤栗和宝石的闪光！
“我赶来了；啊，我看见在我脚旁
“两位仙女（因分身为二的忧戚而憔悴）
“在冒险的手臂互相交织间熟睡；
“我没解开她们的拥抱，一把攫取了她们，
“奔进这被轻薄之影憎恨的灌木丛，
“这儿，玫瑰在太阳里汲干全部芳香，
“这儿，我们的嬉戏能与燃烧的白昼现象。”
我崇拜你，处女们的怒火，啊，欢乐——
羞怯的欢乐来自神圣而赤裸的重荷，
她们滑脱，把我着火的嘴唇逃避，
嘴唇如颤抖的闪电！痛饮肉体秘密的战栗：
从无情的她的脚，到羞怯的她的心，
沾湿了的纯洁同时抛弃了她们，——
不知那是狂热的泪，还是无动于衷的露？
“当我快活地征服了背叛的恐怖，
“我的罪孽是解开了两位女神

“纠缠得难分解的丛丛的吻；
“当我刚想要把一朵欢笑之火
“藏进一位女神幸福的起伏之波，
“（同时用一个手指照看着另一位——
“那个没泛起红晕的天真的妹妹，
“想让姐姐的激情也染红她的白羽，）
“谁料到，我的双臂因昏晕之死而发虚，
“我的猎获物竟忽然挣脱，不告而别，
“薄情的，毫不怜悯我因之而醉的呜咽。”

随她去吧！别人还会把我引向福气，
把她们的辫子和我头上的羊角系在一起。
你知道，我的激情已熟透而绛红，
每个石榴都会爆裂并作蜜蜂之嗡嗡，
我们的血钟情于那把它俘虏的人，
为愿望的永恒蜂群而奔流滚滚。
当这片森林染成了金色和灰色，
枯叶之间升起一片节日的狂热：
埃特纳火山！维纳斯恰恰是来把你寻访，

她真诚的脚跟踏上你的火热的岩浆，
伤心的梦雷鸣不止，而其火焰渐渐消失。
我捉住了仙后！

逃不掉的惩罚……

不，只是，
沉重的躯体和空无一语的心灵
慢慢地屈服于中午高傲的寂静。
无能为力，咱该在焦渴的沙滩上躺下，
赶快睡去，而忘却亵渎神明的蠢话，
我还爱张着嘴，朝向葡萄酒的万应之星！

别了，仙女们；我还会看见你们化成的影。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多情的散步：法国象征派诗选
作者＝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著　飞白　小跃译
页数＝２９３
ＳＳ号＝１１４００２６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９月第１版

- 封面
- 书名
- 版权
- 前言
  - 目录
  - 序
  - 魏尔伦
    - 永不再
    - 三年后
    - 心愿
    - 厌烦
    - 我熟悉的梦
    - 给一个女人
    - 苦恼
    - 恶梦
    - 夕阳
    - 神秘之夜的黄昏
  - 多情的散步
  - 秋歌
  - 牧人的时刻
  - 夜莺
  - 贵妇
  - 最初的
  - 小夜曲
  - 大丽菊
  - 永不再
  - 林中
  - 吻
  - 收尾诗
  - 月光
  - 散步
  - 穴中
  - 天真的人们
  - 贝壳
  - 西黛尔岛
  - 船上
  - 曼陀铃
  - 给克吕墨涅
  - 信
  - 一对庸懒的情人
    - 高龙比娜

倒在地上的爱
悄悄地
感伤的对话
我真有点怕，真的
被遗忘的小咏叹调
比利时风景
诗的艺术水彩画
蒙面骑士
我的上帝对我说
上帝啊，我怎么了
骗人的艳阳
听听这颇为温柔的歌儿
不知为什么
屋顶的天啊
忧郁
希望闪烁
给兰波
白色的月
加斯巴·欧塞唱道
万花筒
大而黑的睡眠
兰波
太阳与肉体
奥菲丽娅
答尔丢夫受惩
出自水中的维纳斯
初夜
尼娜的巧答
惊慌者
浪漫史
恶
凯撒们的狂怒
梦想冬天
山谷睡者
在绿色小酒店里
聪明的女子
碗橱
流浪
乌鸦
牧神的头
晚祷

    - 七岁的诗人
    - 让娜·玛丽的手
  - 感觉
  - 元音
  - 醉舟
    - 泪
    - 加西河
    - 渴的喜剧
    - 晨之佳想
    - 忍耐之乐
    - 新婚夫妇
    - 鸡冠花的花坛
    - 她是舞女
    - 饥饿之乐
    - 你听到
    - 米歇尔与克里斯蒂娜
    - 耻辱
    - 回忆
    - 哦，季节
- 马拉美
    - 显现
    - 窗
    - 太空
    - 诗的馈赠
- 敲钟人
- 回春
- 圣女
- 窗帘上的白色花边
- 受罚的小丑
- 夏愁
- 天鹅
- 爱伦·坡的坟墓
- 花
- 叹息
- 爱洛狄阿德（选译）
- 海风
- 牧神的午后